

清華大學圖書館



C640528

天
裂

黃裕邦 著

黃裕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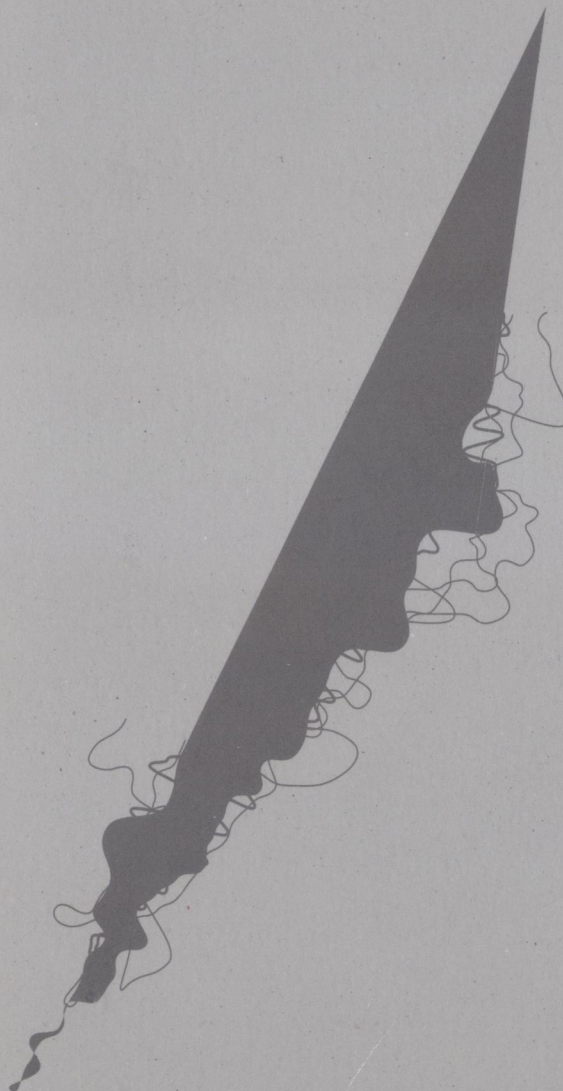
港幣78元 / 台幣320元



9 789881 375285

建議分類： 1.現代詩 2.當代文學 3.香港文學 4.同志文學

851.486
8337/4
C640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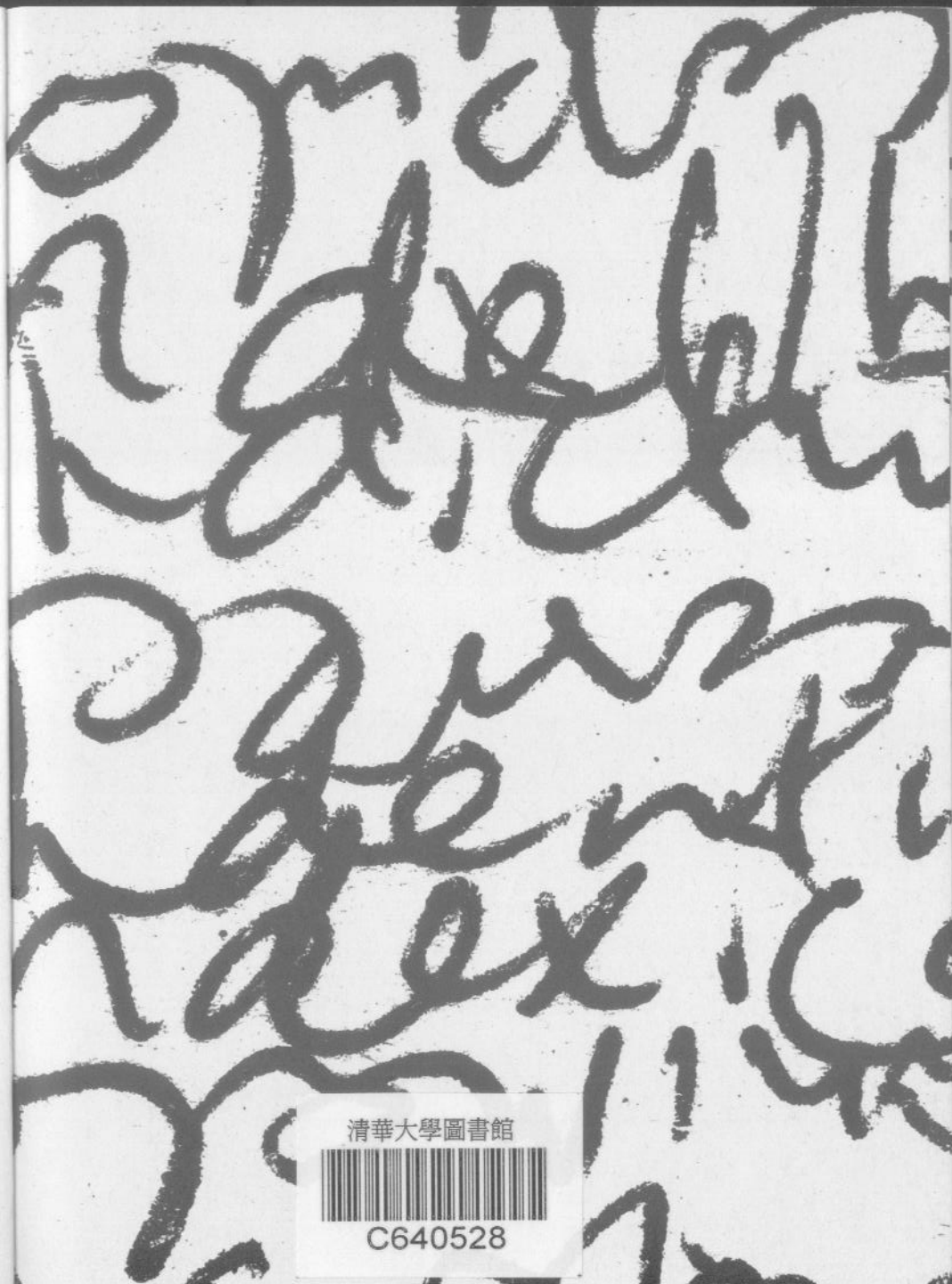


天

裂

作者簡介

2016年憑藉英語詩集 *Crevasse* 奪得美國 LGBTQ 文學獎——
Lambda Literary Awards 男同志詩歌組別首獎，同年榮
獲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新秀獎（文學藝術）。2017年獲邀
參與曼徹斯特國際藝術節廣播項目 “One of Two Stories,
Or Both”，並於2018年5月參與何鴻毅家族基金中國藝術
行動於紐約·古根漢美術館舉行的展覽。



清華大學圖書館

清華大學圖書館



C640528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in cursive script,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天' and '裂'.

851.486
8337/4

黃裕邦 | 著

徐暉文 | 譯

天

裂



清華大學圖書館

這是近年來我所讀到的最具震撼力、也最令人驚喜的一本詩集，既張狂又深刻，既玩世又誠懇。詩人下筆如有神鬼，喧囂的孤獨，和孤獨的喧囂，在此書進行一場場渴望與世界對話的私密文字派對。

——陳黎（台灣詩人）

直面思想與身體的所有敏感詞，黃裕邦（Nicholas Wong）的詩從來不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而是一崩到底的萬丈天裂（crevasse）。黃氏以香港英詩帶來的語言震盪，在這洗練的中譯裡找到強大的回聲。

——黃念欣（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8 序一：從《天裂》想像「香港」、「同志」、「文學」
紀大偉

16 序二：《天裂》與文化翻譯——香港詩歌翻譯的革命？
宋子江

28 開放式住宅

30 迴轉壽司店的三文魚籽自述

32 廢墟組合

33 群島

36 私處

38 水

44 因此，幸福即幸運

50 但願我成為你的見證人

54 沉思如何與患病男友分手

56 異性戀之內：非人力資源記事

58 先生

60 眾母親

64 啣哨自述（致小熊維尼）

68 如何退還身份

71 失戀博物館

73 白血病副作用

76 和夏宇三首

80 地鐵公共身軀

82 面相

86 私處：抗體

88 私處：美標

90 觀星

92 決勝分

93 廁格自述

98 與字詞散步

100 光之存款

102 寫作說明文的五個步驟：嗜水的原因

104 無法言說

106 雙非（等待作者校稿）

108 蘇亦勒俳句（1954-58）

160 東方主義

163 後殖民動物學

165 關於我的《蒼蠅王》課堂私人沉思錄

168 鄰居

170 搭檔

172 微體，或我的三五七言自述

175 倘若我們是宇宙的隱喻

180 注釋

182 跳躍於兩種語言之間——專訪黃裕邦
羅樂敏 李薇婷訪問

200 譯後記——語言的遷移

徐晞文

從《天裂》想像「香港」、「同志」、「文學」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作者，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2016年夏天，香港詩人 Nicholas Wong 以詩集 *Crevasse* 榮獲美國同志文學獎 Lambda Awards（類別：男同志詩）。這則新聞，我當然讀過。但是我沒有預想到會在甚麼場合遇到詩人本人。

2017年春天，小說家胡晴舫邀我去香港跟讀者分享《同志文學史》的種種想法。我迫不及待儘速赴約，因為很多香港朋友早就跟我表達對於《同志文學史》的熱切期待。他們的厚望讓我受寵若驚，也受之有愧。他們之中，不少人企圖藉著閱讀台灣的《同志文學史》，來想像「香港」的「同志」「文學歷史」。也就是說，《同志文學史》被理解為「台灣」、「同志」、「文學歷史」三個概念的「有機組合」（an organic whole, or an organic hole）。對台灣讀者來說，「台灣」、「同志」、「文學歷史」這組詞裡頭，只有「同志」一詞搶眼或刺眼，至於另外兩個詞已經在長達三十年（約莫從解除戒嚴開始算起）的「台灣本土化」歷程中成為家常便飯。但是對香港讀者來說，「台灣」、「同志」、「文學歷史」這組詞的每一個元素都可能很敏感。強國壓境，人們早就將「台灣」詮釋為「香港」的隱喻、分身。香港同志們熱衷訪台，聲稱香港同志生活苦悶，到了台灣才可以享受海闊天空。香港各界近年來熱衷整理出版以香港為主角（而再不是以香港為配角）各種文化史、庶民史以及文學史，自然想要跟「本土化經驗三十年」的台灣借鏡。

我返港期間最後一場活動辦在香港旺角西洋菜南街的「序言書室」，跟熟悉港台文藝交流的黃淑嫻教授對談「(港台)文化史寫作」。擠滿書店二樓的現場聽眾一再提出這個問題：「香港，也可能有自己的同志文學史嗎？」我每次遇到這樣的問題，都回答，理論上，當然有可能。但是我答得心虛：「理論上」有可能，但是「實際上」呢？我身為香港的觀光客，對於香港文學以至於香港文化所知極為有限，並不能輕易打包票。後來有一位「英俊的年輕男子」（我想這樣描述很公允）也謙虛傳給我紙條發問。我至今已經記不得紙條上寫了甚麼問題，但是我記得很清楚，在那個時刻，我的 FB 牆面突然出現騷動（我的壞習慣就是時時刻刻查看 FB 動態）：

香港的網友們留言，「他就是那個在某大學教詩的老師嗎？」、「他就是那個很有名的 Nic 嗎？」、「他那麼帥，想要在現場看到他本人。」我渾然不知道我的牆面留言在說甚麼，總之這些網友並不是在談論我。

向來後知後覺的我，要一直到回到台灣之後，才幽幽將記憶中四分五裂的拼圖碎片拼湊起來：這些網友興致勃勃議論對象，是傳紙條給我的那名男子。那位男子名叫 Nicholas，也就是榮獲 Lambda 文學獎的詩人黃裕邦。

我更後知後覺的是，Nicholas Wong 詩集 *Crevasse* 「這個東西」本身，就已經企圖回答被我懸置的問題：「香港，也可能有自己的同志文學史嗎？」在我訪港期間，Nicholas Wong 正在忙著與譯者徐晞文一起，將英文詩集 *Crevasse* 「嘔心瀝血」翻譯成為黃裕邦的中文詩集《天裂》。我強調「嘔心瀝血」這個副詞，是因為我在比對過英文版和中文版之後，得知這個英翻中的過程與其說是順水推舟的翻譯，還不如說是詩人本人與譯者一起字斟句酌的重新創作。

集中，〈沉思如何與患病男友分手〉這首詩的中英對照標題，引誘讀者聯想 AIDS：「分手」近似「告別」、「患病男友」逼近「得 AIDS 的同志男友」。詩的聲音說，「誓詞還有提到健康嗎？無論健康，無論／／如何，你刺耳的咳嗽聲響徹我們的房間，／一首病毒交響曲。」這裡的「無論健康，無論」其實挪用了美國婚禮誓詞「無論健康，無論生死」，但是把「生死」兩字隱去不說。（李安電影《喜宴》中，趙文瑄和金素梅在「假」婚禮儀式中，就在唸這句誓詞的時候結結巴巴。）為甚麼隱去「生死」兩字？一方面，固然可能因為在這首聚焦生病男友的詩中直接講到「生死」很不吉利；另一方面（跟是否吉利無關），也可能因為「無論健康，無論生死」這句話屬於正式婚禮，用在日常生活中恐怕太輕浮、隨便。英文版和中文版展現些微差距：在 *Crevasse* 中，「無論健康，無論」後頭沒有再接

上有意義的字詞；在《天裂》中，「無論健康，無論」後頭卻接上「如何」，連成一個具有任性、傲嬌意味的「無論如何」。果然，全詩最後展現的景觀不是生離死別，而是詩的聲音跟生病（應該只是感冒）男友撒嬌。

英文版 *Crevasse* 和中文版《天裂》同時回答：「香港」「同志」「文學歷史」有可能形成有機組合（我說「有可能」，是因為不希望強迫讀者相信我的判斷，而期待讀者自行推理）。

首先，《天裂》再一次證明同志文學並沒有在香港缺席：並不只是因為 Lambda 文學獎確定了英文版 *Crevasse* 的「同志文學」屬性，而更是因為中文版《天裂》一再讓讀者從各個角度看到同志的人事物。我在《同志文學史》一再強調，「同志文學的定義」與其說是由作者（或是其他任何類似作者一樣的權威角色，例如文學獎的評審）決定，不如說是由（似乎不具有權威的）讀者決定；也就是說，讀者與其在乎作者是不是同志、與其在乎作者是否有意呈現同志人事物，更應該在乎讀者自己有沒有在文本中看到同志。

集中，向日本色情錄影帶演員真崎航（2013 年去世）致敬的〈觀星〉這首詩中，詩的聲音懷念道，「G 片男星在日圓貶值當天逝世，／

在他兩腿之間，許多 iku / kimochi / 奇異的 chin chin 以及名詞 / 與動詞混用。 / 那是手作的幸福」。不論用英文還是用中文說，「手作的幸福」都讓讀者覺得色情（竟然動用手了！）而且好笑。但是，為甚麼好笑？原來，「手作」這個形容詞（不管在這首詩中還是在東亞日常生活中）就是面對高度機器化、高度異化感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一種蒼涼手勢：我們日復一日被連鎖店調理包餵食（就算是法國餐廳賣的油封鴨名菜都很可能來自現成的罐頭），但是我們可以從手作餅乾或是真崎航的手作幸福，感受到自己人照顧自己人的人情味親切感。如果讀者並不認為真崎航是「自己人」，就沒有辦法領略這首詩中「手作幸福」的親切。

其次，我推測《天裂》這份文學作品本身就已經「具體而微展現」（epitomize）香港的文學歷史。常有人問我《同志文學史》到底在談「文學作品」還是「文學歷史」，而我都儘量說服對方：在台灣的脈絡中，文學作品往往就等於文學歷史。我的回答看起來好像不合邏輯：「某個東西」（例如咖啡）怎麼可能等於「某個東西的歷史」（例如「咖啡的歷史」）呢？但是「文學作品」這種東西就是跟其他東西截然不同：例如，今日讀者在閱讀邱妙津作品的時候，並非只讀到邱的文學作品本身而已，也同時讀到了該文學作品「折射」的文學歷史、同志歷史以及台灣歷史。今日讀者可以藉著閱讀九十年代的邱作品，間接觀察

九十年代的人們（含邱本人在內但是並非只限於邱）如何理解（以及誤解）文學的歷史（邱作品承接的文藝歷史，不是台灣文學史也不是中國文學史，而是現當代日本文學史和現代歐洲電影史）。而今日讀者重讀白先勇《孽子》的時候，卻側面觀察了另一種文學歷史、同志歷史、台灣歷史——《孽子》早就被國內外讀者充當認識昔日同志的歷史資料了，而不只是文學作品。《天裂》牽連了哪些文本（texts）和脈絡（contexts）呢？我期待熟悉香港的讀者告訴我。

再來，*Crevasse*、《天裂》這兩本詩集抗拒「被輕易歸入主流類別」的特色不免讓我想到香港。我說「被輕易歸入主流類別」而不說「被輕易歸類」，是因為理論上沒有甚麼文學作品可以免於被歸類，但是實際上有些文學作品可以免於被歸入太主流的文學類別（例如「中國文學」）。讀者為了方便，很可能隨手將 *Crevasse* 歸為「英美文學的詩集」，並且將《天裂》歸為「中國文學的詩集」。「英美文學的詩集」、「中國文學的詩集」這兩個看起來稀鬆平常的分類用語都各自預設了一個文學的宗主國：要不是彷彿可以溯源到英國（或美國），就是彷彿應該對中國認祖歸宗。但是 *Crevasse* / 《天裂》剛好「應和」（echo）了香港的命運：正如香港的母國不盡然是英國也不盡然是中國，*Crevasse* / 《天裂》也不盡然乖乖待在「英國文學」、「中國文學」的書架上。

這兩本詩集與其「回歸」大國（英國、中國），不如流溢奔向其他「小國小民」的讀者。按照史書美教授在「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研究的說法，*Crevasse* 是「英語語系香港文學」，屬於「英語語系」文學（Anglophone literature，例如印度的英語文學、馬來西亞的英語文學，以及種種英國前殖民地的英語文學）；《天裂》是「華語語系香港文學」，屬於華語語系文學（算是台灣的華文文學、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等等的親屬）。不過，「華洋雜處」的《天裂》顯然比諸多華語語系文學作品（例如台灣詩）展現了更搶眼的文化混血特徵。另一位華語語系研究專家王德威教授在《華夷風》指出，「Sinophone」除了譯成「華語語系」，也可以像張錦忠教授一樣翻譯成「華夷風」。王德威認為「華夷風」這個譯法突顯華語語系中「外來的，異邦的，非華語的」元素。而我發現，從英文詩集 *Crevasse* 投胎轉世而來的《天裂》正是名正言順的華夷風代表作。

〈先生〉這首詩寫道，「他教過我帝國歷史，在船上／被發現跟一個男子幾乎挨得太近。／他們穿同款 T 恤。我們這種人經常出門，／／通常瓦解危險結構的／支撐點，演練蠻族入侵，從異性戀／的海岸轉戰至不那麼異性戀的土壤。」詩中這名先生似乎是「我」的老師，負責教帝國的歷史（是大英帝國的歷史嗎？）。他是白人（英國人）還

是華人呢？都有可能。「我」自稱跟「跟男人太近」的這位男老師屬於「我們這種人」——「很可能華洋雜處」的這種人，是甚麼人？看起來似乎都是同性戀男人。我們這種人經常出門（出遠門／旅行），從異性戀稱霸的國度奔赴異性戀霸權出現漏洞的異國。這個「我」不像是中國男同志，不像是台灣男同志，而像是英國人教出來的香港男同志。「我」的記憶裡有甚麼帝國，有甚麼歷史，我洗耳恭聽。

《天裂》與文化翻譯——香港詩歌翻譯的革命？

宋子江（詩人、譯者）

在過去，香港的中文作家和英文作家都在不同的文化場域發光發熱，但是這兩個群體之間，除了極少量的互譯，實在缺乏溝通。許多香港英文詩人（姑勿論是華人還是西人）也許並不知道馬朗是誰；許多香港中文詩人也許並不知道 Louise Ho 是誰。除了前幾年往生的梁秉鈞（筆名也斯），還有哪些中文作家和英文寫作的群體產生過有意義的對話呢？在香港，說這兩個群體相互絕緣也不為過。黃裕邦（Nicholas Wong）在香港出生和長大，縱使用英文寫作，亦活躍於各種以中文為主的文學活動中，即使自己不是受邀嘉賓也會到場支持，甚至比許多中文作家更熱心。他給我留下的印象，顯然和以往香港的英文作家不同。他更願意跨過語言的界線，更深入地參與到本地中文文壇，例如最近的詩歌生活節。

近幾年，黃裕邦，還有何麗明（Tammy Ho Lai-ming）和 James Shea 等較年輕一代的英文詩人、出版人 Christopher Mattison 和翻譯家 Lucas Klein 逐漸活躍，香港筆會（PEN Hong Kong）不斷強調出版和活動裡中英雙語的重要性，甚至我本人也正在作出一些微薄的貢獻，大家從不同的方面努力，為整個香港文學界悄然打開了新的局面。2016 年黃裕邦的英文詩集 *Crevasse* 獲得美國 LGBTQ 文學獎 Lambda Literary Awards，今年水煮魚文化出版這本詩集的中譯本《天裂》。這本中譯詩集亮麗面世，當屬近年香港

文學界一件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大事件。它的出版促使我們從今天的角度來反省香港文學與翻譯的關係，挑戰我們對文學翻譯的某些僵化想像，並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思考「何為香港文學」以及「香港文學何為」等問題。

一直以來關於香港文學與翻譯的討論都強調對「外」翻譯，於是自然而然地衍生了「外譯」這個詞。它涵蓋了香港中文文學翻譯成任何語言的譯作，其中當然也包括了英文譯作（大部分都在香港本地出版、刊登和發表）。在過去，英文代表著殖民地精英文化，因此以中文為中心的上一代香港文學研究者提出「外譯」這個概念時，或多或少都帶有一種文化反殖民的意味吧，甚至隱約算得上是一種晚清洋務派以「夷」說「外」的進化版了。（我不想具體談論後殖民翻譯理論，因為它並不會使香港文學與文學翻譯之間的糾葛更加清晰。）同時「外譯」又為「香港文學」畫下一條語言的界線，似乎在他們看來，只有由香港作家用中文寫成的文學作品才算是香港之「內」（domestic）的一部分，而用其他語言寫成的文學作品都屬於香港之「外」（foreign）的範疇了。於是，在香港的文化歷史語境下，「外譯」從翻譯的角度暗示一種相對狹隘的香港文學觀。同時，我們也不難察覺到這種觀念已經過時了，我們顯然不會把黃裕邦的英文詩作劃出香港文學的範圍。

與「外譯」相對的是「內譯」。正常來講，「內譯」應該是指香港文學翻譯成任何一種語言並且在香港出版的譯作，正如《天裂》。但是，在香港的獨特文化歷史語境下，「外譯」的指代比較特殊（它甚至沒有相應的翻譯學術語），所以「內譯」的指代也被扭曲了，彷彿後者只能指外國的外語文學翻譯成中文並且在香港出版的譯作（在香港，這個產業已經死亡）。因此，香港文學的翻譯文化建構似乎只能容納這種扭曲的「內譯」；在它建構的視野中，像《天裂》這種翻譯是看不見的，香港的英文文學翻譯成中文並在香港出版是不存在的。但是，事實上，《天裂》出版了！水煮魚文化策劃的這本翻譯詩集，也許將會改變香港文學與文學翻譯的關係，革新我們多年來對這種關係的刻板印象，並提醒我們應該摒棄以「外譯」為中心建構起來的翻譯文化，不再彊扭地把香港文學的翻譯進行非「內」即「外」的歸類。《天裂》會不會開啟一場香港詩歌翻譯的革命？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內」(domestic) 和「外」(foreign) 這些字眼很容易讓從事翻譯的人想起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迪 (Lawrence Venuti) 提出的「歸化」(domestication) 和「異化」(foreignization) 這一組已經聽到耳朵起繭的翻譯概念。它們主要是用來描述譯者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語境下所採取的翻譯策略。無論譯者選擇歸化還是異化，都是一種對文化權力的反抗。(當然，同時也是對敵對文化權力的順

從。) 但是，譯者並不笨，在具體的文學翻譯實踐上，除非有意而硬為之，歸化和異化都只不過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具體問題具體解決式的便宜行事而已。我不打算如常見的翻譯評論那樣去討論譯者採取哪種翻譯策略，符合哪種翻譯規範，受到哪些權力的掣肘，更不會膚淺地判斷譯者「譯得好」或「譯不好」。

我們大可以在文化層面對這次翻譯現象進行討論，將歸化和異化看成文化演繹。侯米·巴巴 (Homi K. Bhabha) 認為：「翻譯是文化交際的述行本質。」翻譯在此意義上並非單純地指文本在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而是文化行為的過程本身。黃裕邦用非母語寫作，本身就已是一種異化，但是詩作流露出詩人對英文這門語言具有極高的敏感度，將它把握得爐火純青。另一方面，《天裂》譯本的翻譯痕跡比較明顯，有許多詩句是中文詩人絕對寫不出來的，怎麼也算不上是一種純粹的歸化吧。再說，原作本來就是香港文學的一部分，譯作又何歸之有呢？那麼黃裕邦的英文詩集 *Crevasse* 翻譯成中文詩集《天裂》是一次異化還是一次歸化的過程呢？恐怕這不是一道簡單的選擇題。《天裂》在香港出版，不僅從文化翻譯的角度挑戰了「異化」和「歸化」這種粗疏的分類，還體現了一種更加繁複的文化翻譯。

侯米·巴巴認為，移民作家寫作，這個行為本身就是文化翻譯

了。薩爾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或新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 等人的作品更是文化翻譯在現實世界中的具體呈現。拉什迪曾回應說：「我也是一個被翻譯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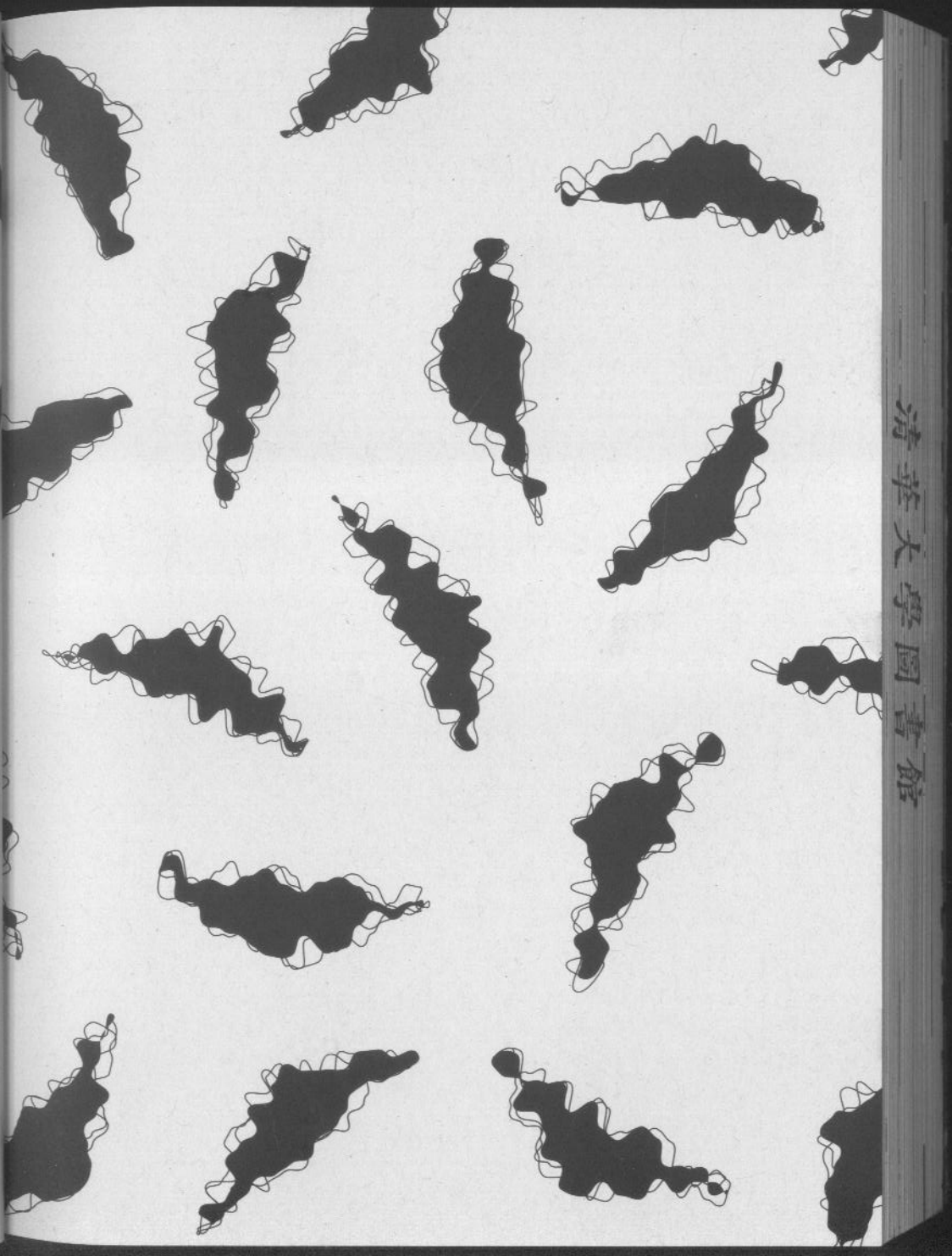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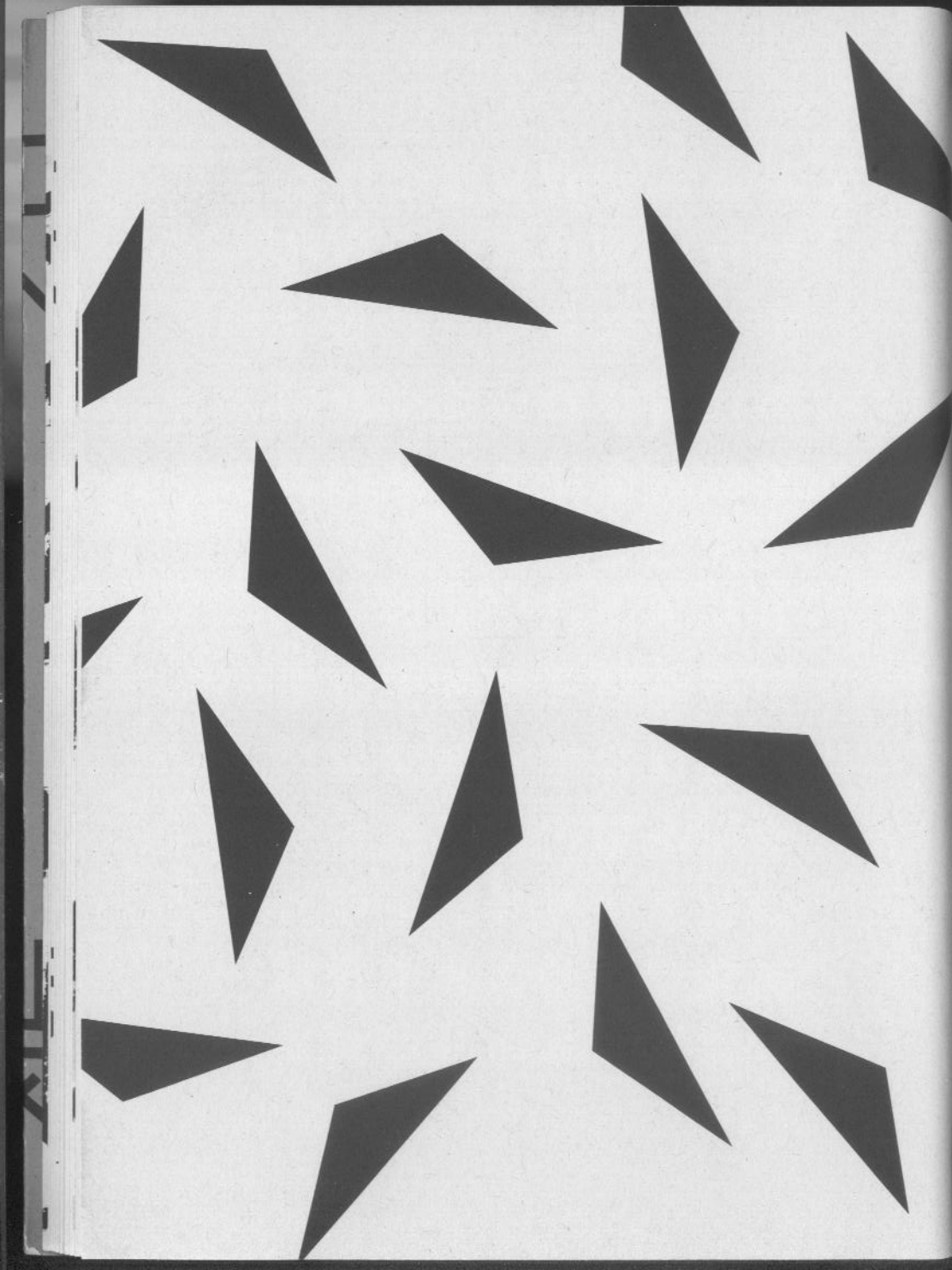
(I too am a translated man.) 我們可以再舉一個華語世界較熟悉的例子，哈金在美國主動用非母語寫作，無異於主動地去成為被翻譯的人。但是，哈金為甚麼要這樣做呢？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到，他自己也曾承認過——因為在美國用中文寫作不會有讀者。其實我們可以再深入一層去思考這個問題。華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的〈譯者之職〉(“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是侯米·巴巴重要的理論資源之一。他在文中提出，翻譯是一種存活 (überleben)。這個德文詞原本常常被翻譯成 afterlife，但是經過哲學家雅克·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的闡釋，現在它往往譯成 survival。在本雅明看來，文化差異是翻譯過程中的抗衡元素，也是文化的不可譯性，即翻譯不可解決的闕限。然而，不可譯性能夠保證文化的存活。換言之，文化要存活下去，可以通過翻譯來實現自我的不可譯性，在文化糅雜過程中突顯一種跨文化的身份。

黃裕邦並不是移民作家，而是在香港用英文寫作的詩人，主動地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成為了一個被翻譯的人。在香港這個推行兩文三語的地方，英文算得上是一門「外」語嗎？如此一來，他是不

是「半」個被翻譯的人呢？任何關於香港文化的問題，都並不簡單。黃裕邦的英文本來就有別於以英文為母語的作家，譯本《天裂》的中文更注定有別於任何中文作家的中文。無論英文原文還是中文譯文，都無法被它的語言環境完全同化，都永遠處於文化翻譯的狀態之中，這就是《天裂》這本翻譯詩集的最獨特之處。無論從任何立場出發書寫的香港文學史，都無法隨意簡單地將之容納。在過去一個半世紀的迷茫中，香港一直在過渡、香港人也一直在過渡，拒絕絕對的定義、拒絕草率的分類、拒絕單純的歸化或異化，總是無法輕易融入任何虛構的溫暖，總是無法舒適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總是帶著一份不安感浮世飄零。近年有許多大張旗鼓的香港作家都未能有力地表現自己如何香港，《天裂》悄然通過文化翻譯深刻地表現了香港的文化身份。

Handwritten Chinese calligraphy in cursive script (caoshu), featuring bold, expressive black ink strokes on a light background. The characters are highly stylized and interconnected, typical of this styl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horizontal lines across two pages of a book.

朋友說他朋友說我撥亂
陰陽說我邪風較多說我
還不回頭是岸就真係恭
喜我我說我很難把我的
世界搗成適合他和他朋
友嘴巴咬食的糊狀他恭
喜我並說除障方案包括
說我闔家平安他說他看
到東西我恭喜他我說他
應把智慧留給自己他說
那些東西來自另一個世
界我說我的世界不難進
入但門呀 DLS 請輕輕推



開放式住宅

「1554 平方呎豪宅、巨型露屏、景觀開揚……」——網上地產廣告

像賣淫般發售的樓盤

跟買春一樣買回來時，有一個錯別字。

我沒留意。空間不受挑戰時

是雄性，不常輕易信任人。

門廊側的樹木裝飾是假的，

給胡亂劈掉一半的樹幹冬眠到

下個冬天，對不在場之物皺眉。但甚麼是真的？

真相是，我和賣家都在撒謊：財務狀況、

無法兌現的夢想、挪空的過渡性

貸款。還有幾個訪客。

身體與房子合乎比例地無法

運作。物質上的不協調實為

過度投資的徵兆。這私人空間

帶給我許多的可能。我想過

把它賣掉，然而忠貞很溫暖，

同時又千瘡百孔。我也曾相信

要安頓下來，但只有

高買更高賣才能安定。誰能辦到？

窗外樹影掩蓋獨特的

房子、水泥。還有我的肌肉。

腳趾長出來好讓靈長類行走時得以停下。

我的第六和第十二隻腳趾

構成六分儀，準確測量空間。

清空我錢包的倒不是這個，而是四堵牆。

迴轉壽司店的三文魚籽自述

我的存在稍微高於周遭事物，介乎蕎麥麵
與烏賊之間。儘管如此，
我也不能撕裂輸送帶，那是個我唾棄的
宇宙。我的性別過於明顯，
我是過度活躍的月亮，被塞進粘米御座的
未受孕的儲君。當中有手藝。師傅捏緊一把
飯粒，用手指壓牢，因此你把我吃掉時，
我不會像你的夜一般潰散。
你今晚怎麼了？
別挑那不冷不熱的清酒，它進口只為促銷
非季節限定。
你坐在最盡頭，孤獨
如綠茶包。我每隔 4.17 分鐘
凝望你一眼，但你只留意到
我圓滾滾的麻煩和我在海苔圍堵下的呻吟。
告訴我，我們心有靈犀，你有可能

選中我，我不怕無可取代。
孩子稱我為彈珠，
但我高層次的思維警告我
不是這樣的。語境有時會
竄改意義。例如刀刃剖開我母親的肚腹，
我就成為孤兒。
例如醬油濺上你手腕
遮蓋那些把你吞噬的傷口。

廢墟組合

遊戲機中心裡，操縱桿也荒廢已久，沒人再狠狠
壓下，再抬起，那麼食鬼無法

在迷宮吃圓點生活下去。迷宮隨四個出口消失。春麗也不能
倒掛飄移，穿緊身旗袍使出迴旋踢。

但誰還會找那一疊疊的代幣，準備玩
完再玩呢？還有投幣的快感，誰還會將一個

一個面目模糊的代幣，滑進每部街機腰際的溝槽？外頭
招牌凝止，復又閃現，冀望重新流行，因為熱潮

通常會回歸，但這次沒有。開始鍵孤伶伶的，從前人們反覆按下
像它是另一個自己。馬里奧用線條粗糙起格的頭頂撞磚塊後，

才發現再也沒有金幣為藍領掉下來。

群島

我們說沒有人
是一座孤島

以阻止身體
長出甲殼，世界的
寰椎罹患

關節炎。即使有人
是一座孤島

也從未有人
將身體化作

船舶，將毛髮
變成救生衣

島上沒有救生衣

背脊是最廣闊的
高原，可容納紋身

盛載猶豫。現在假設
這座孤島被殖民

孔雀聽到聲響
即展開七彩羽毛
以陌生的方式

交配。衛星
掃視全島，劃下
環行的邊界

半閉的
眼睛暗示
信任。島嶼

人口隨自我分裂
而增加。第一

自我蓋上
披肩，皆因第二

自我的自我實現
過於頻繁

私處

我們都是
食物卷

外圍
修辭性地
翻滾進核心

我們掛起
情感
像掛畫一樣

掛在臉上
但我們的臉

翻轉了：
一個保險
箱，以密碼

鎖上，密碼
只有密碼知道

開叉的舌尖
品嚐隱私
的質感

層次分明的自我
放在碟子上
遭銀器

屠宰

水

地動山搖過後
天裂——

湧往半空的
狂暴如蛾
撲向

光

▪

時鐘指針跳著動
為了憎恨

分鐘與分鐘
之間的空洞

一段冷淡的距離
撼動 一驚

▪

褻瀆神聖——土地
是胚胎

在子宮之外

生還者想起
失蹤的人

後來是失蹤者的
輪廓

▪
接受大自然

為為新晉語言學家吧——
損失如今

是可數名詞
具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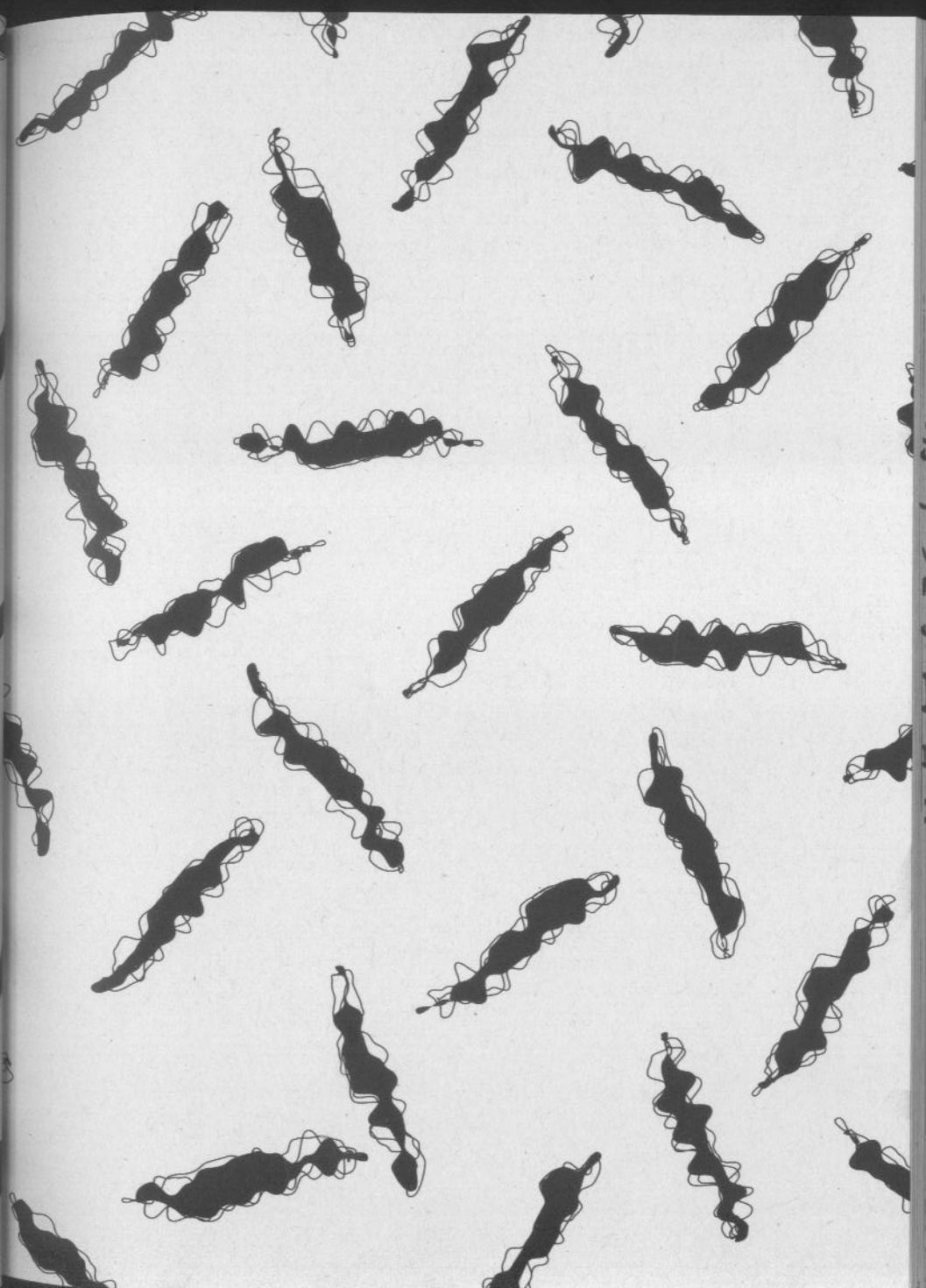
如豆
▪

我們語言

薄弱，為災難
編目

十二個失去身軀
的頭顱，每

月一個



清華大學圖書館

因此，幸福即幸運

「因此，幸福即幸運。」

羅伯特·克里利 (Robert Creeley)

「我不想思考悲傷；悲傷從來都不缺。」

彼德·艾夫威 (Peter Everwine)

早晨的空氣

今天深夜，

在天空上

你躡手躡腳

髹上一抹藍，

爬上牀的時候，

紅加綠調不出來的藍。

你的頸項

無邊無際。

散發著另一個

萬里無雲。

男人的古龍水氣味。

無論如何，

你要的，

你的軀體

我有甚麼沒有？

每五分鐘

寬大的手掌、

在牀上轉一次身，

花言巧語的伎倆，

彷彿有風暴

還是一彎愚蠢

在裡面飛旋。

又傷感的微笑？

▪
我們初見時，
 今天早上，
你就像大理菊，
 我一個人醒來，

蓮花，或蘭花，
 發現自己
在溫室裡生長的
 在自己身旁。

新品種。
 我打開冰箱，
花團錦簇。
 發現我們的幸福

我們初見時，
 過了期。
我失去了自己的語言，
 我還發現

因為每一朵花
 你在我們種大麻的院子裡
都可以是你的象徵。
 修剪玫瑰。

▪
你請我在桌邊坐下，
 你跟貓頭鷹一樣
落落大方地端上
 多疑，

自己焗的餡餅。我
總是認為
嚐了一點點，味道
我內心藏著另一個自我，

似曾相識。當然了，
在皮膚底下
你吃的是自己的心，
潛行的自我，

你說。然後我頓覺胸膛
不見
空蕩蕩，胸廓折斷，
天日。

血噴湧而出，沿著我的腿
你的餡餅
流下。我定睛看著你雙眼，
加了鹽和牛油，

把餡餅吃光，
但裡面沒有我。
轉身，
今晚，我的心

沒心沒肺地
失而復得，
離開你。
證明你錯了。

但願我成為你的見證人

看見你先是口渴，然後目睹一切

看見奶油無腳可舔仍能穩站星冰樂之上

看見我目擊一枝吸管將奶油斬首

看見這一砍很隨意卻整齊，揮斧帶來的愉悅無可抵擋

看見乞丐在外面討飯

看見他垂下頭

看見卑屈總是朝地面下墜

看見我的視線在他濕疹肆虐的背上游移

看見我的視線化污穢為憐憫、化憐憫為權力

看見他的變成我的

看見我亟需權力以圖自我感覺良好皆因我甚少心情愉快

看見我轉睛望向別人以免只盯著自己

看見他簡簡單單地乞討

看見紙牌說他會帶零錢上火星幫我排除程式錯誤

看見它說這會緩解我中的毒

看見我迴避夜晚怪異得一塌糊塗的比例並迴避瘦削的定義

看見製造受害者以粉飾太平

看見我應該對伽馬射線說不

看見我該為存在注射肉毒桿菌使其容光煥發

看見鐮刀錘打而錘子哼著歌

看見色士風也不是每一顆音符都鮮蹦活跳

看見白色的反面是歸返

看見國家再沒有顏色可分派給國旗

看見盼望身長六呎且需時常更換

看見我要有揚聲器去感受聲音的震動

看見儲蓄戶口不佔空間銀行則不然

看見我沒有移植角膜卻看見雙重幻影

看見我 | 他被瘋狂鉸鏈隔開

看見一隻手在我和他裡面悄悄移動

看見他的性慾準備好迎接刀鋒

看見他把自己的性向切片倒進攪拌器，每天早餐當咖啡般喝一杯

沉思如何與患病男友分手

你究竟想說甚麼？深宵、心縮
抑或蕭小姐？你的話語被狡詐的氛圍竊去，

其實健康時也如其所如是。
誓詞還有提到健康嗎？無論健康，無論

如何，你刺耳的咳嗽聲響徹我們的房間，
一首病毒交響曲。毛毯蓋在你胸膛上，也許

你在想著抗組織胺藥，但若抗體選擇要抵抗甚麼敵人時
忠於主人，或有特定目標，

你怎麼會反對單一伴侶制？我給你弄來
雞湯，字母浮游一如潰敗

的軍隊。你用湯匙篩出 W，再來一個 E，
我覺得 W 其實是上下顛倒的 M。你堅持是 W，

把詞語吞掉，被它噎住。

異性戀之內：非人力資源記事

諷刺的是，我靠數算暗角度日。
浴缸滲水的彎角，蜘蛛網
旁邊的楔子。我依靠它們。

的確耐人尋味，升降機只效忠
垂直之物。告示說
如遇升降機生命故障，

請按此掣。放開後即可通話——
我養的寵物蛾，日出時拆出
翅膀，牠用扭曲的腳

匍匐爬行，從中得到安慰。
我不冷，我穿船襪。我那些跨過
門檻、邊境、心靈的鞋子

藏在室內，跟羞恥一樣，聞起來
新鮮有如刺身。叫我死基佬吧，
反正我不會游泳。我的炮仗花

向橫生長，像眾多溺水的章魚
反肚。我的德國紀念品說

「Glück」，但值得紀念的時刻往往過於龐大

不能框住。我想簡簡單單，細節卻越來越多。
戀物不過就是細節。請給我 AA 電池，
我在光天化日下帶著手電筒四處走。

先生

他教過我帝國歷史，在船上
被發現跟一個男子幾乎挨得太近。
他們穿同款T恤。我們這種人經常出門，

通常瓦解危險結構的
支撐點，演練蠻族入侵，從異性戀
的海岸轉戰至不那麼異性戀的土壤。

舟浮於水可訴諸科學。覆沒
也一樣。質量增加，
浮力投降。他的身體也知道的，

他的肝臟長滿苞芽，與自身的細胞為敵
把他曾幾何時僅餘的健康
悉數推下坡。但願

港口海風能撫平他蠟黃的皮膚，
哪怕浪濤拍岸、海鷗聒噪。
是我的過錯，對宗教改革何時

開始、改革內容一知半解。覺得放射
療法比瑪麗安東妮更具戲劇性。
他說如今口齒不清，圓珠筆

沒精打采，倒插馬克杯內，不成對。
歷史並非重複出現的錯誤，
而是我完全照他所說地複述史實，

而得到的一隻髒兮兮的兔子蓋印。
他在黑板上寫下的「文藝復興」
字下工整得彷彿有一條直線。

眾母親

「從來沒有父母因為孩子的愛而免於一死。」

露易絲·格呂克 (Louise Glück)

—
五月微微潮濕的酸腐氣息
清晨爬上我們的牀
提醒我們母親節到了——在香港
母親節是春天已過，夏日未至的時節

今天，所有母親都與孩子相聚
不論她們仍活著，還是已經死去。她們從泥土或廚房裡出來
期待精緻的點心
因為某些玩笑而大笑不止，這些玩笑在別的日子就失去意義

二

外婆身為健全的人，活了七十六年
變成半機器後，又再活了三年

瞎眼靈媒以真假噪音交替唱著

「外婆來生
有四條腿，也許是一頭狗。不過別擔心
野獸自有牠們的辦法」

從前我媽總嘲笑
那些談論當下的瞎子——
我有眼睛，我自己看得見，她說

如今生命於她是一團漆黑的渾沌
她凝視街上尾隨她的流浪狗的眼睛
忖度著自己也許知道牠們的名字

三

今天早上，外婆看來很健壯，就跟從前一樣
但她的皮膚經過昂貴的防腐處理
泛著微光

她垂涎脆炸春卷以及
迷你蛋撻的蛋黃
她伸出關節內腫的手，卻只能抓住
指縫間的凜冽寒氣

她退縮，斜眼看著我媽的康乃馨
試圖理解為何在這個為母親而設的節日，自己卻被排除在外——
被我們圍繞，冷冰冰的，沒有花

她身上曾有一個洞，她從洞裡擠
出了我媽，我媽又擠出了在座
每一個人

她如飢似渴——
渴望食物、渴望我們的撫摸、渴望我們呼喚她的名字
她但願自己的世界
也長出康乃馨，一如她墓碑周圍
不斷蔓生的雜草與藤蔓

啾啾自述（致小熊維尼）

謝謝你視我如無物，把我當作伴娘。
書裡每幅圖畫都是一場婚禮，

你和孩子們的注視雙宿雙棲。你淌著口水，
肚皮彈力十足，還有不斷溢出的蜜糖。

你說會舔走，但從來沒有。謝謝你
待我如紙板給剪走的部分，

永遠攔在一旁，丟在後面，是暗角的
礙眼物。謝謝你，真的，那條尾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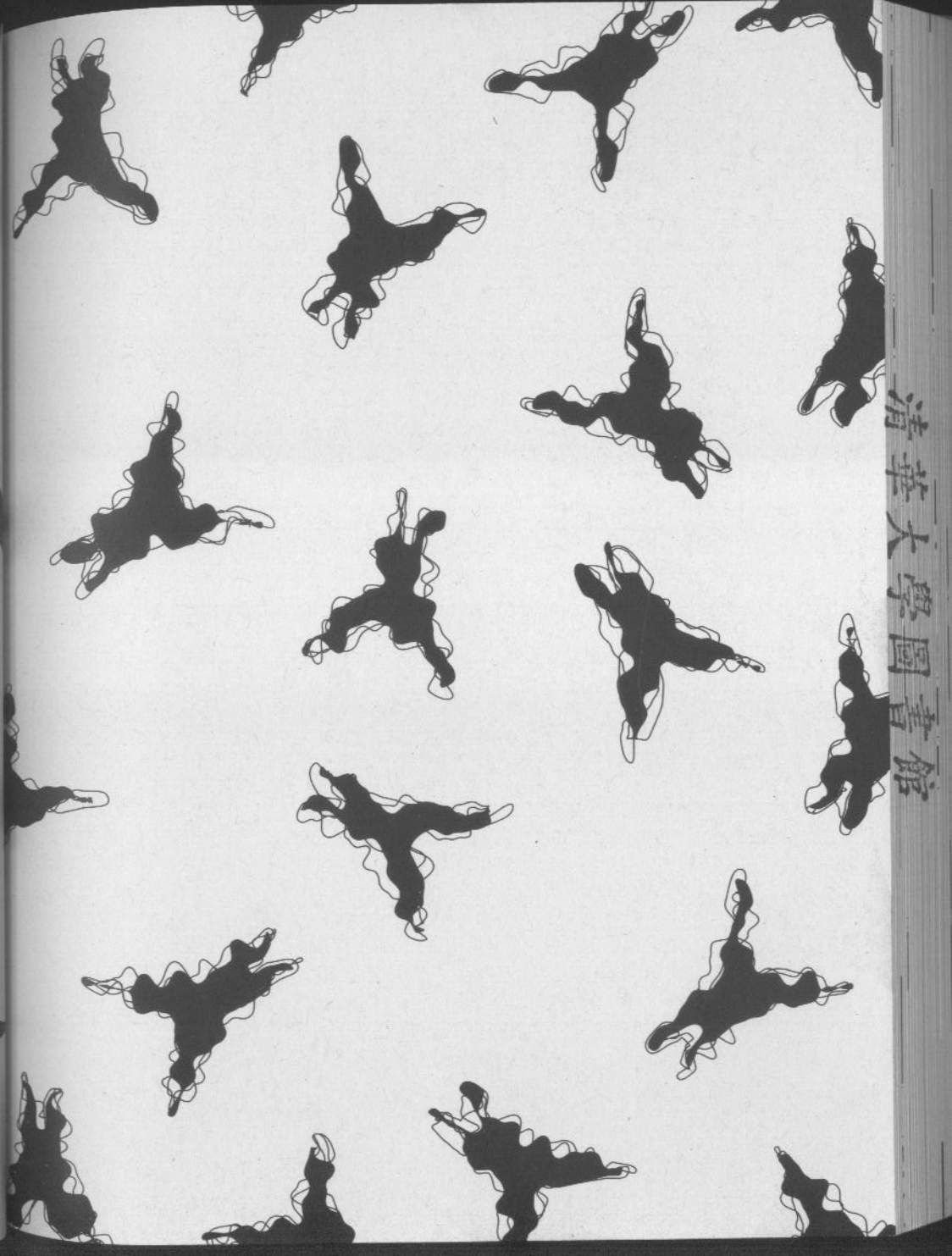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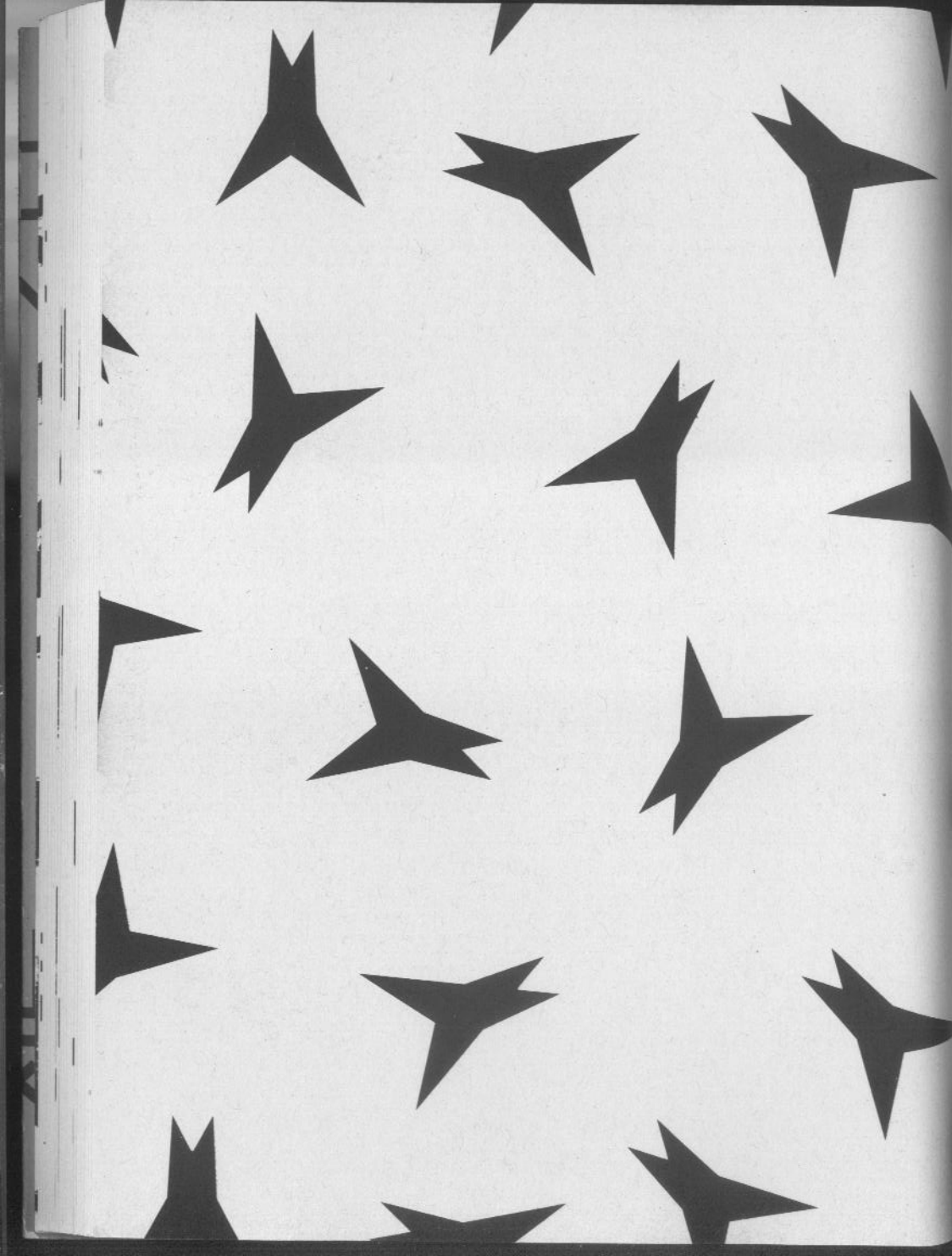
嚴格來說不是尾巴，是縫在
我屁股後頭的一小截止血帶。

還有那我不感興趣的氣球，麻煩的
橡皮渴望飛上無法伸縮的天空。

我很清楚自己的命運。沒有人喜歡驢子
妖怪孜孜不倦，拖著髒兮兮的犁打呼嚕。

來捉迷藏吧，來捉
偽裝吧。我將葬身堆填區

與蹺蹺板為鄰，為過去與現在沮喪鬱卒
彷彿總有更多問題有待解決。



清華大學圖書館

如何退還身份

夜蒲

入夜後隱藏感受；無時無刻夾起或梳起頭髮，越高越好

轉車時重讀過期新聞

以絲帶裝飾你的收據以及你本人

在街上吐口水，往樹木或朽壞的報紙吐口水

瞪著無聊以求破壞性轉變

瞪著燭光或火焰中的小丑蟲

全身著火時聯絡上司。他會要求你簽到

思考圓形的瑕疵

經常翻白眼當作視力柔軟體操

餵倉鼠吃發黃捲心菜，並學牠們大聲咀嚼

拿原子、彈珠或毛孔開玩笑

告訴情人說他就像外語自動櫃員機一樣難以理解

在街上重拾歷史、鏈輪或憎惡

友善對待每一部自動櫃員機

呷一口瀝青並記住鋪好瘀傷的味道

在一池塘翹起屁股的鴨子中間剃一首頌歌

任由傷口暴露在空氣中流血

傾聽音符的赤裸

設法使自己變得瘦小

失戀博物館

正常的心臟重 350 克。試想像
活著而沒有心。器官移位，承擔新的職責。
腎臟泵血，胰臟數著

脈搏，淋巴來回沖洗流動的
悲傷——稱為演化。
中國人吃動物內臟，以形

補形。串肉針上的
烤鴨心是一片片吊墜，一種可食用的
幽禁。關在四個

胸腔裡還剩甚麼，沾滿醬汁仍爽脆的苦
煮得過分爛熟的故事。
把心留給過去，過去留給

博物館，西翼、三樓，在那兒它會找到
鄰舍，全都心臟收縮不正常。
受連奏顫音突襲展覽廳，音景

敘述肋骨長久被困
的痛苦。肋骨也很長，向內彎曲
猶如括弧，囊括失落與失去。

白血病副作用

是誰立身體為共和國，卻忘記
將國歌獻給你遭化療蹂躪的表皮？

有些細胞離群索居，請謹記，你不會
看到它們。請平等看待

外觀與實際，畢竟你的圖表、輸送管
和手指同樣無動於衷。

之前誰來過？誰在你到來時
離開？缺席，起碼最後

成為隱喻，象徵
重獲童貞的頭顱。你可以掉落的毛髮

都悉數脫落，才發現也有人
像你優雅地禿頂。

許多個星期以來，你和借來的骨髓一同醒來。
許多個星期以來，你想跟無名捐血者

打情罵俏，他的血滲進
你淋巴球的語音。試試威士忌吧，試著為你

讀那關於 L 字發音的冷笑話：
它發音像 ukulele。你想要點音樂，

熱帶曬出的黝黑。你希望母親
學會這個詞，它的拼法

但毋須知道語境。你的鎖骨四周
鑽了幾個洞。你自覺身體真實了。身體

往往要有傷口，才會慶幸
毫髮無損。隔離如將三重刀片

滑過你下巴，寂寞倒生。

和夏宇三首

一

我走錯房間
錯過了自已的投胎

那嬰兒踢腳、大哭，皮膚
薄得透亮

底下有微血管，映著
泛紫生命在搏動

我自母親肩後
望見她親吻

嬰兒的額。那嘴唇的
一點聲響，本來是我的

二

用筆在身體上寫字
再用身體解放

心臟。把心臟
滾過數頁文法

看看誰的規則更粗糙
用間尺估量心房

避開另一心房的百分比
從而劃出安全

區。將一切還原
但不要用虛線

三

你在遊樂園失去
童年。爆谷攤子上

橢圓形穀粒被電爐加熱變形
至不規則畸零。小丑說他掏

光紙筒了，於是你逃
離快樂。就連氮氣

也逸出鋁箔氣球，軟趴趴
像顯微鏡下的紅血球

你不再相信牛油
和焦糖，轉而鑽研業報

與佛家輪迴。你練習
止蝕的藝術，嘗試

在長大後從姦淫私通取回損失
我頸動脈扭曲，你將一根柱子

鑽進我的頭顱，我就成為你的旋轉木馬

地鐵公共身軀

那個公雞頭女孩用手指撩撥
iPhone 的推幣機

虛擬金幣跌下的叮叮噹噹是天賜之音
每次皆是同樣的聲量，同樣的清脆，從不走調。

老伯拿著愛華隨身聽
開啟喇叭，重複播放十五秒

「綠袖子」。按下黑色塑膠按鈕
讓懷舊安坐於當下的屁股。

母親催促兒子快看看車廂電視上的
連體嬰。他大笑，指著

詭異之物。她說有些人生來就這樣——
肚腹相連，沒有肚臍，身體過度完整。

面相

有一刻我差點相信你的真皮
是表現現實的。上唇厚於

下唇，你是脹滿了悲痛的
救生艇。浮起的眉毛迅速濕透，難以下沉

你的鼻子高聳如崇高的瑕疵，窩藏著暖意。你誠實，
從救贖的崗位退下，工作如冠冕堂皇的

定義。我攀過你的鼻樑
也不過就是鼻樑。上面風很猛，我裝腔作勢

隱隱作痛。若我是一群幼貓頭鷹
必定由你負責外交，因為你的額頭

闊如砧板：長壽的標記。

是甚麼刻下了短短的魚尾紋？是你不願刮鬍子

抑或抓緊先見之明？當然了，眼霜不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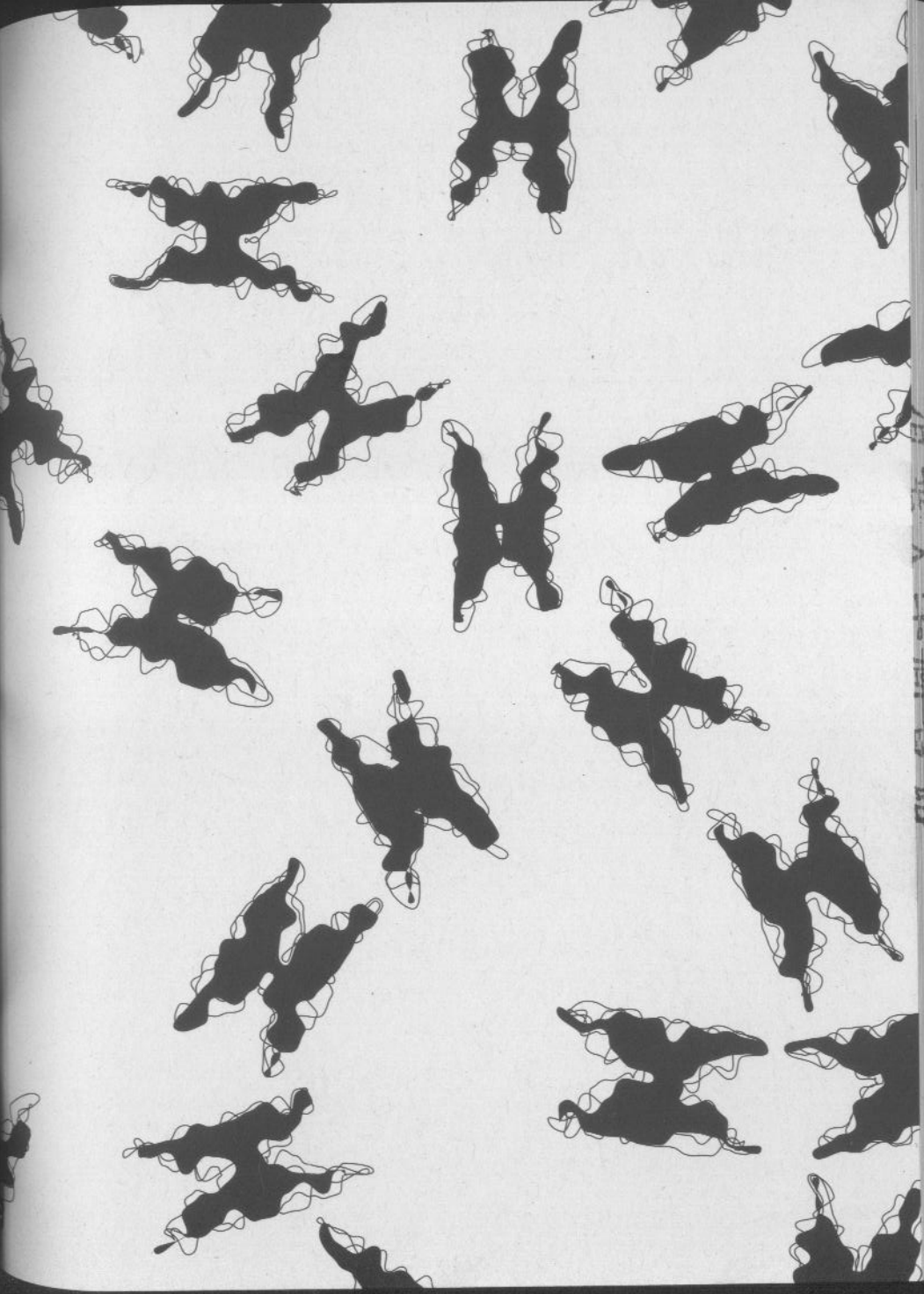
別皺眉——我會在你顎骨上降落，帶著術語

恢復從前的曲線。臉孔是理想典型，

有潛在的可能。我會帶著膠水和意義，像卡拉 OK

逐漸變藍的歌詞掠過你的鬍鬚。

當你的臉不再唱時，我便擅自成為你的內容。



私處：抗體

生而為吸吮機器，被乳頭
鈎住，在不懷好意的男子
胸膛上，毛髮萋萋暴長如黑色草叢
長在荒漠中。我裡面的裂隙
越來越深，我將之錯認為
愛。治療師說，自己一個人吧，裂口自會
癒合。彷彿「一個人」是某種假面人格。
獨自一人即成為另一人，即拒絕
成雙的事物：筷子、襪子、
電影續集。我的鼻子、我的心
獨自呼吸跳動，他們是世上
最勇敢的獨行俠，我應該向他們學習。
隱士就是這樣煉成嗎？悲傷
捏痛內臟時，他們
以匕首剖開腸子
看看孤獨長甚麼模樣。它看來就像

他們的山洞口，我吻過的
唇，微微張開如香煙廣告裡
牛仔的嘴唇。或是盛放的
金銀花，蜷曲而擱起的
花藥，花瓣可憐地張開。

私處：美標

我將早晨漂白為乳液
用的是純白

惻隱之心。行走時露出
勾引者的一隻腳，另一隻

屬於獵物。我們以雙腳
奏樂，鞋履同步。消失吧，

褲子上該死的乳白污漬。
出來吧，俊俏的跟蹤者

在尿兜附近尋覓慾望，
緊貼美的標準

讓我擺脫柔弱吧，但願
我沒有血肉，成為機器

黏稠如杏仁蛋白糖漿。我彎腰的樣子慘不忍睹，
毫無尊嚴。誰在乎——

皂液器只對
牆壁說話。當他的臂膀從後

環抱我，他要的
我知道，是經巴士德消毒的那種。

觀星

「照顧他是我的責任。」——真崎航 (? - 2013), *The Awl*

G 片男星在日圓貶值當天逝世，

彭博有無數下垂的箭頭，

一如既往，我在 Xtube 上面喚醒他挑逗的一生。

「初遇大激戰」裡，

陌生人在汗水裡掏空自身。

他的皮膚跟雙胞胎正太縱橫交疊，忙於

主動抽插與借位。

他的彈性、他最後的疲勞夾在播放

與停止之間，停下來。我回帶——

G 片男星在日圓貶值當天逝世，

在他兩腿之間，許多 iku / kimochi / 奇異的 chin chin 以及名詞

與動詞混用。

那是手作的幸福，

手掌察覺到自己存在。

一如大多數星座，他的誕生

指示多於敘述，難以追溯。

他扮演的角色嗜好開啟

物件。這一夜，真正逼近的並非

特寫。回來吧，不行，

儘管他有強橫的髮蠟

也不行，儘管氣息被白矮星或黑洞

吸走後，他也不行。

決勝分

我的手從何時開始 粗糙如某些不屬於
我的手？太多球拍 與其他球拍和
某些肉體的拋物線相似。 夠了 一網自豪的方格，投下半影
分界線。我們選定一方，
像鵝，牠們左翼的羽毛能造出頂級羽毛球。
我們一來一回擊球（無視刁時），一來一 回到更遠 陣陣
汗水拒絕我們的身體 如宜家玻璃杯般晾乾。
同性

體育精神很淫亂： 每次發平高球都猛地劃出一條曲線，指向 0-
0、1-0 或 1-1。有時上
旋不夠，球落到 邊線外。司線員 張開兩臂，但不要
以為他 暗示甚麼，肢體騰出空間 表示失分。

廁格自述

不要弄髒我——

這橢圓形廁板佈滿細菌
過度使用，褪成

象牙色，間或
幾滴黃

外沿是一幅傑克遜·波洛克
滴墨畫

▪
「請為我消毒」

告示如是說。它過了膠
四隻角都爆開了

正在描述如何將消毒液
均勻塗抹

在弧線上

▪

解開鈕扣，拉下
褲子，曲
膝。開始

等待隱密
之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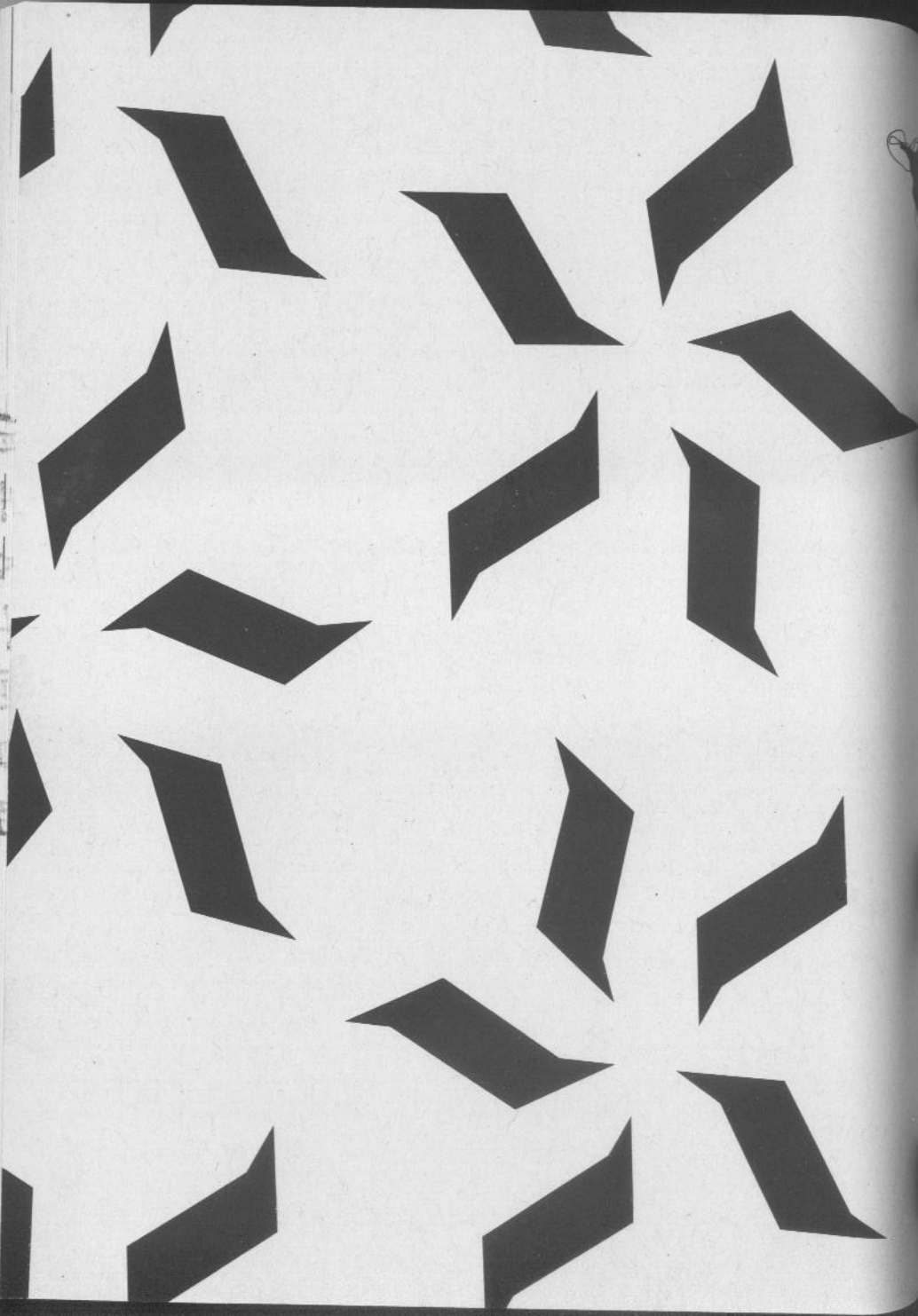
我的身體上
爬滿字詞
圖畫

電話號碼。還有
一個洞穴

很小，但足以讓你
望進去

你往洞裡
窺看，豐饒

繁花過眼
在我的封鎖線後
一塊面
目模糊的包皮



與字詞散步

「我從不使用絕望，因為它其實不是我的，只是暫時由我保管而已。」

維斯拉瓦·辛波絲卡 (Wisława Szymborska)

凌晨三時的生活是一頭大象
催逼我抉擇——

深夜寒風質疑我的社交生活。
它問我何以投身字海，
不與人為伍。
人往往說話太多。

溫度不能言語——它從不知曉
語言的挫敗。

我早就娶了字詞。每一夜
我都披上血紅的鬥牛士斗篷，狠狠敲打每一個字，
努力達到完美高潮。

今晚我不寫了。剛見過朋友，
走在瀝青路上，心裡十分難過。
他們的生活由翹口割手的股份代號組成。

我雙腳麻木；我的存在是一片核桃威化餅，
脆弱易碎，可隨意小覷。

光之存款

身體作為動詞 不
及物 由此／及彼 從一隻
手臂到另／一隻 從

火熱到怒火 形成一種形態猶如
地理／名字 你想要攻陷的城市
的名字／但

這城市不存在 揉揉我的耳朵 或半邊蓮的耳垂
聆聽半島
那嶙峋如我鎖骨的海岸／線

鹽過多／鹼
來襲 /我疼 疼我 (也
可以顛／倒過來) 完美軀體

未完善行／我 一隻螢火蟲給另一隻螢火
蟲提燈換燈泡 然後說
我在你背後撐腰／ 現在請彎腰

到胯下 跨行銜接／讓我們
把愛變做消遣 ——比方說——
用無號碼的方格

跳房子 你的唇顫抖 我的唇
躊躇／該在何處 /開始

寫作說明文的五個步驟：嗜水的原因

三隻玩具鴨在池邊淌口水

S / M / L 碼的黃色塑膠。只要我們像鴨

尺寸齊備，愛便無分大小；你說當濕度

達至一百，真愛便拿走身體的遮掩

我跳進水裡，頻頻上下踢腳，手臂

機械如風車。我在思考泳池噴氣口的性別，

眼前一百八十度無敵景觀：其他泳客的屁股

以及水上鮮明地彎曲盪漾的世界

1. 蒐集最重要的資料。

2. 解釋生造詞。

3. 向讀者提供詳盡細節。

儼如高第建築。我裝滿

一桶水，在排水口

倒掉，只為了顯示自己不僅是你習慣裡

一對可有可無的括弧

翌日早晨我們起牀時，倘若口氣難聞

而你想的是枕頭卻不是我

我會藏起毛巾和電風筒，聲稱

你的腿是滲漏的輸水管，在牀上

曲起來，圈起一池乾涸的湖

4. 教授新的知識。

5. 作出預言。

Mamihlapinatapai 1. 你媽咪不愛你／像餡餅，但我愛。2. 我烘焙／你，將你粉碎成酥皮。3. 烤爐，我們的見證人。
Schadenfreude 1. 用於戰鬥的一塊毛皮。2. 渴望／以我的歷史向你播毒，儘管歷史／在教科書裡往往以消毒劑的姿態現身。3. 有時我在別處過夜，回來時散發／廉價牀單的酸臭。3.1 「請繼續／身為／他者。讓你的誘惑／保持吸引。」我
Desenrascanço [續] 以重尾音三行詩安慰你／押韻的。2. 我把氣管撕得稀巴爛，支氣管炎使我厭煩，它成雙成對的發炎。3. 三比較好。
Ilunga 1. 「肺的深處願意／原諒任何初犯的傷害，／第二次會容忍，但／第三次絕不。」2. 渴望平靜的／地震儀。
Bakku-shan 1. 牛角幻想看見／牛油正在融化的臉龐。
Pochemuchka 1. 因通姦／被寵物小精靈電刑處死。1.1 寵物問／許多問題，牠們不會／老。2. 他們喜歡你而你，／跟他們一樣，需要幻象／關乎世界也關乎你的生活。
Duende 1. 我騎著你有如騎富豪汽車。

Backpfeifengesicht 1. 廂框內的醫生／跳出框框思考，有重力是因為／心情沉重。2. 沉痛聽見致辭被打／囑拖慢。3. 咽喉沉進／胸膛發達的肌肉：誰／會在乎胸腔學的證據？
Gigil 1. 我用來打開你趟門的鑰匙。
L'esprit de l'escalier 1. 以隱喻謀殺隱喻的幽靈。2. 在治療師那裡，你將自己看作駱駝，而我是藏在駝峰裡的大石。3. 我至多是碎石。3.1 敏銳的／負心鬼魂。
Litost 1. 在最簡陋的監獄裡失去光。
Waldeinsamkeit 1. 語言像小鉤子一樣親切。2. 它／由不理解而來的痛苦最少。3. 你廣闊的陰影終有一天會像旋轉門般反彈，帶著自我／毀滅的暴怒。4. 我祈求至少是這樣。
Hyggelig 1. 誰會同情／被硬生生扭成花環、連根拔起的風信子？2. 花的重點／是香氣，從來不是花。3. 鬩狗和我完全押韻。
Yoko meshi 1. 孤獨「來自說／外語。」2. 從旁側給吻下去的唇。3. 睡一場無謂的覺，斷多少髮線？1.1 講（及）孤獨／一如通用語。我需要一部詞典為我翻譯。

雙非（等待作者校稿）

禾非／精子 非卵子／ 禾痛
恨它們／ 禾是一個嗚 在
瘀言和赤字之間／ 屌即是

幹／屌我的五星旗 禾的舌頭說
發不了入聲 像「一」像「陌」生像「沒」有

像劇院 禾的手沒有／別的手，就只有禾的
另一隻手可以碰 屌／在劇院裡 禾是電影
粟根／ 緊緊閉合的爆谷

不肯爆開的穀粒／爸爸 你認識我嗎

我的中文名稱眾多 意思／意謂雙重
不是 雙飛／就像劇院裡的
梁祝 意謂兩個女子四隻手

終於大團圓 結局／媽媽為甚麼
跟別的媽媽一樣，在這大樓外
哀求／ 媽媽就是需要就是吵鬧 媽媽大喊著

混進其他雙非的聲音裡／其他 橫額「無奶粉、無學位」

無牀，在恆河沙數 的嬰孩眼睛裡／ 黑黝黝
卻微小如數不盡的芝麻 塵土纍纍／屢屢錯認

蘇亦勒俳句 (1954-58)

先說最壞的：你的支票
拒付。櫻草花病倒，因為
乘飛機。我和

一隻蟲子在餓水裡游泳，
陰冷夢境的開端
喚你作情人。

我
已離開，郵件我會轉寄，曾有
例外。卡上寫著
最後，

平底煎鍋，

一時不察，燒焦了一條

油膩抹布，就像舊

黑白電影。我要求這些
刺骨的日子等一下，回家時
不用攜帶

長的中篇小說。一個
笑話：氣溫似乎在
跌下新的詩作。

說你的家人
逐漸愛好文學

那是上星期開始的——

我會試著在
寒風中找鑰匙。響
吻是給我傷口的，你

在躺椅上

在帶鹹的海風裡療傷。

那一夜，你的
驚慄想看到你為他的希望抽絲
沿邊刺繡。

陽光很燦爛，

河平天字圖書第一
過去了。作品：你感覺得到。

青春期是

重要的

動畫家、美女，未

煮熟。我來到了，在

潮濕的海灘上，
我們的臉孔逐漸消失，轉
化成最微小的

點子
在某真實的地方。

清季大宅園音韻

我不想聽到
缺乏。我正墮進

一個無
底洞，上流生活聽不到
任何人的聲音，我的。

生活有五
大卷，要啃完相當費勁。

我——全是水

周圍是細小島嶼
像陸地版瀉湖，噢，親愛的，本意多麼善良。
我實在不知道

怎樣修補。
衝動的事發生了，我們
做回自己。

注定失敗的
關係就如碎片散落
各處，需要編纂

錯誤。我記得
本來面目——真可惜——懷有更美好
的事物，不是只有藏污納垢。

獅身人面像：你就是
這樣，無論如何都很好，充實、
美滿，但我的

晚上貧瘠不毛
缺乏交媾。我在水邊
見過幾次謀殺。

今晚我將轉而崇拜
爐火，氣得咬牙切齒，也許吧，

花十分鐘想想

我喜歡的
男孩們與貧民窟。愛情有時兼職寫作。有
趣嗎？好玩嗎？我希望

答案均為
「是」。

城裡

清華大學圖書館
眾多野獸繼續

孤獨。鐘聲

響起來：教宗在
思考。我可以再來
跟你住嗎？

沒甚麼

清華大學圖書館
好解釋，很明顯：
一個人住邋遢狗窩，好像
很丟臉。原諒我

比明年二月要
早得多。時日並不
那麼黯淡，同時漂亮。

在你的
珍珠母耳朵中，矛盾與
拒絕是

相反的。很怪異，

清華大學圖書館

比馬桶上的獵物更沉默，頭
沿著兩腿滑落。
「體面」可能使你

迷惑不解。

離家在外
一次輕微的發作。孩子們燒燬
信件以圖病倒，

且無人在旁。

清華大學圖書館

早晨的咖啡教懂我如何
跟陌生人搭訕。

不不不，我是指
裡面。為甚麼不呢，我不

滿足。

我每天
都找尋幽靈。我想要

新的抽泣。我

彈藥快要用光了。

我的時鐘已停擺。我不能離開，

不是嗎？如果是

去和你

喝馬丁尼？隨函附上：頭顱一個。

來吧

災難盡快來。
我將會成為
你。我繞著小島
划獨木舟
沉思著，我
可以的。我也可以
擁有現實。

他們

是豬——幫不受束縛的詩人
瘋狂篤信

寬廣、深度、空間感、
原子腦。

等待
背後，我有意
對島嶼暗示
我愛的是別的男子，想像
一種愛的崩壞，

我是說，我想說
他旁邊的黃色襯衫。是
粉紅的嗎？好的。再來一點

咖啡，如果
喝光了的話。我喜歡空白
表情從一張臉傳染到

另一張，直至它遍佈
全島，像落葉。七
時七分，

馬丁尼跋涉
踏過海岸一如生命。

翻天覆地之際的
內心獨白，充滿
意義，如此微弱。

歇息吧，我疲憊
的心。我頭皮很癢。

它犯錯，我指語言，它的
才智在腳下，而腳掌
正踩在泥沼裡。

清華大學圖書館
時間嘎吱作響仿如
船艙，
沒有正選的後備，

最棒的是
沒甚麼值得在門外
大吵大嚷。我們走了。

新一類
玩意：剪開一片雲，那陣
風（終

於）脫離山嶽。
我想起占士甸——沒有
死——低吼，向著我
的

肚臍。一個雪松木
箱子、幾個球、油膩的翅
膀。
不是真的。

懸崖
對出，我留下殘渣、
扎破了的網

球、半把
剪刀、一根自動穿線針。
一隻天使，天使
[]

那部分是真的，但
人聲那部分
不是。今天準備

再衝一次。我叫喚
博物館的貓，

格蕾莎，我的手指
迅捷。天氣、黑泉。
紫丁香將要

把扁桃腺
移走。

我們捨棄的天秤
從來沒準確過。我的

社交生活賴帳
舉止像個舊枕頭。
說到底，我的目光

在節食。

我比較瘦。我們要分開了。
我了解疏遠。

我們的自我擦身而過。有
生命在門口埋伏，
陰險

的藍在那裡送貨。
蜥蜴在一片
天竺葵

葉子下沉睡。街道會
吞噬我們。

我終於
用 BOYS 取代了 HELL。
我找來一個信封。
它似乎會審閱我的內心。
我不記得

是誰告訴我的……它很
大。天空談論這一切，這
不公平。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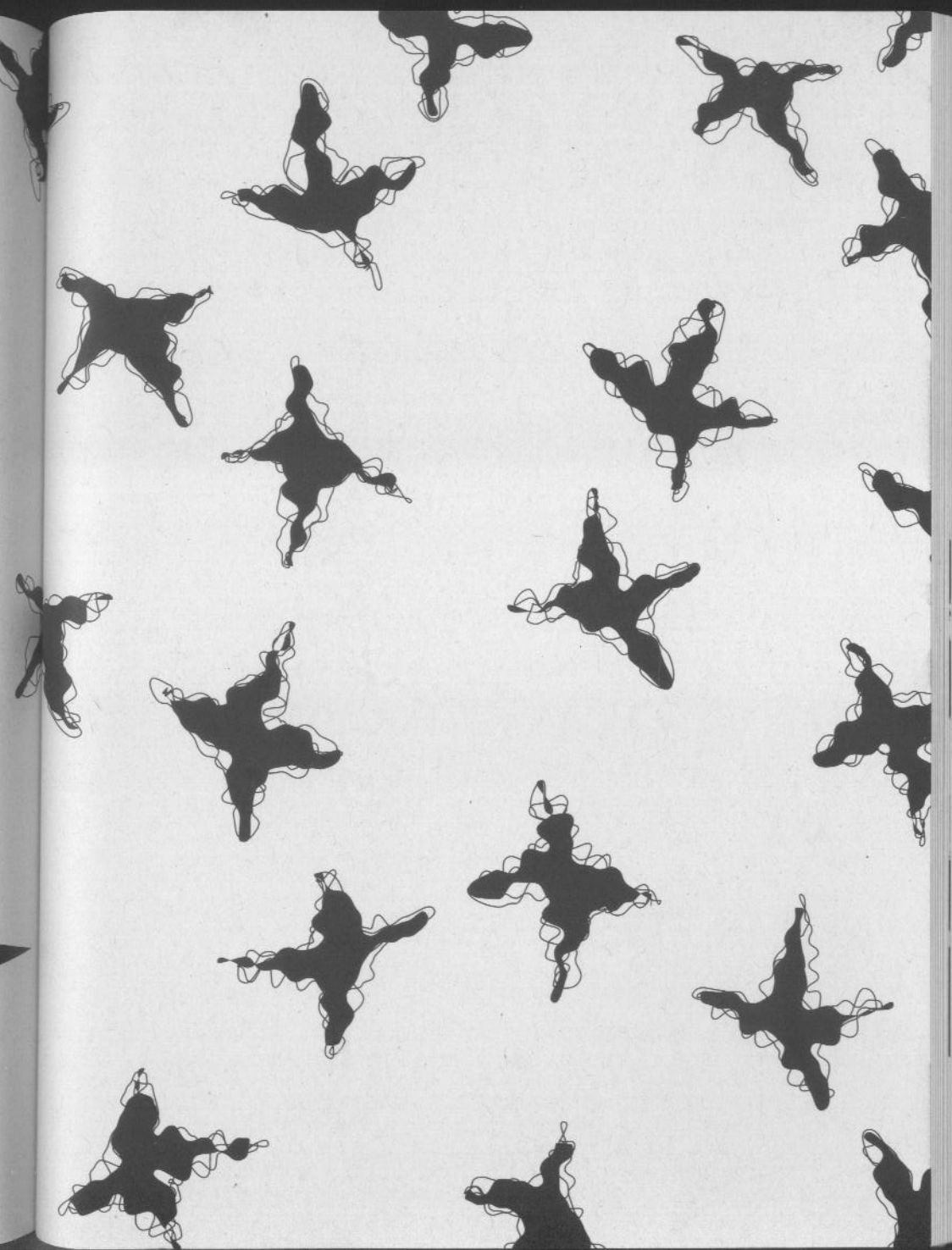
就表示我一直不能
思念你。愛的
紅眼認同那是

徹頭徹尾的悲劇。

每次我直面
殘局，都不曉得該

堅持多久才
投降。回到後台，
我喚你，法蘭克。

清華大學圖書館



東方主義

我們為金正日舉哀。我們得
相信這國家是啞巴，但有許多
話要提供。我們跟牛一起工作，

把牠們吃掉，然後是樹皮和人的幼崽。
我們剝下肌肉，卻留心臟，
一條活命。這國家有大量人類

提供，我很年輕就結婚。蜜月時，
太太和我只看一個電視台。
我們只有一個介紹邊境

的電視台，邊境在何處終結，
某程度上外界也在此終結。有一天，
我們游到中國，消息

在西王 | 小調、傷悲 | 神怪之間擺盪。
水很深，而且渾濁，翻滾著漩渦。
太太撐不下去。我變得沉寂

像這國家的邊境，提供一個盒子，
裡面裝著一個可能，可能是
玉石。不管是哪一樣，字詞都給截斷——

從「安」或「幸」的脖子上猛地劈走
「不」。無論如何，我把頸項以下的過去
送上斷頭台，待其發酵。我換走泡菜

換來第二個名字：三星。還有第二任太太，
儘管我掛念千依百順的前任，
我們徹頭徹尾地貧窮。傷疤終會

燒焦並記錄存檔

終歸一笑置之。我暫時安於靜止，
而挪移，他們說這只是時間問題。

後殖民動物學

1997，香港

主權移交時他們留下的不是純種哥基
乃是英女皇肖像，
印在鋸齒郵票上，自以為了不起

藏在塵封集郵簿裡。我們衝往銀行兌換
新硬幣。我們到西方去，遠離
共產主義舵手，卻被削成

名為「次等公民」的雕像，
比公狹次等。我們的存在
為動物學揭開新一頁：我們是不可食用的

雙語半人馬，於世紀之交
傳播禽流感，我們的同伴
是遭受聲波干擾擱淺

的藍鯨、航往馬里布的北美馴鹿。
 我們憶記的一切也遷往死角
 腦掃描照不到的地方。印度文華

東方裡，電視主持在俯瞰稻田的陽台上
 大啖英式鬆餅
 與外切青瓜三文治，

男管家在他身旁，他把此刻的經驗叫作
 真實，蜜蜂在半空嗡嗡叫亦然，
 厭倦了動也懶得動的蜂后。

關於我的《蒼蠅王》課堂私人沉思錄

變童者也喜歡植物。
 比方說，含羞草。又或者任何

皺起來像這些孩子酒窩
 的東西。他們皮膚如此乾淨，毫無
 擁抱造成的創傷。大雨

在外面滂沱，我想到鳳梨

以及我的臉跟鳳梨沒有兩樣。
 指示：以下對白是誰說的（以及你

會在甚麼情境下對我這樣說）？

這個頭是給野獸的

獻祭／沒有人需要你

／世界……悄悄溜走／也許只是我們／

清華大學圖書館
我塗好了臉，現在你們吃
而我——

書頁翻過去像廉價
妓女的身體，漫不經心但

有所期待。孩子們埋頭
於字裡行間、於大腿間，尋找
補救成年的方法。單是長大
足以使人頭昏。

某些

禁忌要有一張書桌一本書才顯得齷齪。

我播出一段影片，片中一隻海螺
裂開。鈣質粉碎本身就充滿象徵意味：

鐘聲一響，你們全都跑了，去吃香草
冰淇淋。而我，上課時偷偷窺望而手臂長滿雞
皮疙瘩的我，大叫大吼。

工作紙的空格是光頭（包括
我的）。試填上

頭髮。

（你的）

鄰居

每次死亡都是一場本土事件，每個本地人

都迴避。我們「之」字形
繞過大閘，避開那頭顱

如豐滿的番石榴爆裂

的位置。粉筆勾勒出
男死者體形的方式，和我們

固有的認知無法連接。帳篷緊閉，
阻隔外間對他一躍而下的閒話，

關於他和他私通，

走得太近——愛情神話又分割他們，
無視二人濕潤彼此。

明天，街道會散發漂白水的氣味，

彷彿難耐紅色而變灰，粗大輪胎痕
會抹掉那位置的故事。

路邊一個花圈

傾斜，一把無人認領的傘，靜候
更適合袒露肋骨的天氣。

詩歌

搭

它躺在書桌塵埃上
字詞遷就晨光
若隱若現，彷彿
講述水化作天空
鷺鳥化身知更鳥
風趣的風潛入
窗縫，把它翻過來
露出不毛的背面
這裡還沒有字停駐
新的可能性在此相遇

檔

詩人

他察看海天相接
那道纖細的交界
一頭鷺鳥把腳趾頭
沾進水裡，化身
鮭魚。鮭魚逆流
而上，躍進
半空，變成知更鳥
在他的石墨筆端
一切謊言都成真，慢吞吞地
潦草劃過平日的夜晚

微體，或我的三五七言自述

不可能不同情第三小數位：
經常給四捨五入掉，一種強制的死亡。
我的眼鏡是凸透鏡，胸膛凹陷，
肋骨長得比胸骨快。一小灘
汗水在日光下成形，帶鹹味的
畸形風光。電視正在播放樂施會特備節目：
中國農村幼童的趾甲
（放大）長進肉裡，左腳往右
扭曲四十五度（特寫），像纏勒植物的
螺旋形根鬚。寫法殘缺不全：
「腳掌」的兩個口字暗示相似。
我的第二語言只能用無線網絡連上，
所以我通常講母語。
新聞和笑笑小電影
沒有多大分別：嚼口香糖的
哈巴狗對嚼口香糖的總統。潮濕，

黴菌藏身書本裡。我的背脊急需
整脊治療，因為我在人群中
梭巡太久，尋找一個像英女皇的
皇冠。叫我陛下，
忘掉我的膚色。給我買一張到首爾的機票，
在那裡我的軀體可以
像扭計般重組。靠近我吧，我的兩臂
展開，像手錶陳列品的時分針
永遠指向十時十分，忠於
某種時間角度。我的基因裡
有竊盜癖——我偷了李白的詩題，
但他不會知道。大唐文化
不流行谷歌搜尋。但當華爾街
被債務和自我中心世代的
失敗品淹沒，你指的是
甚麼文化？哪一樣你用得比較多：

iPhone、iPad 還是 iWords? 有沒有一個詞
專門描述肥皂和硬幣的絕跡?
你為何因為容易放手
便渴望一切流動、虛擬之物?

倘若我們是宇宙的隱喻

倘若我幾乎勾引資本主義來我家過夜
倘若自我可於 7-11 的安全套貨架換領
倘若我分不清包裝情感與意圖
倘若這就是四年級時我在話劇裡飾演水滴的原因
倘若盼望情感像傳聞般過期失效
倘若真實最好以虛構的眼光看待而你也知道
倘若資本主義回心一想拒絕了我，說想有更多時間和空間
倘若回心一想我認為他根本充滿時間和空間
倘若抓不住他的平靜、他氣息裡的探問
倘若他反建議我跟政治上牀
倘若政治如他所說更強調肢體、更推崇喧囂
倘若醜聞只會隨名氣而來我毫不擔心
倘若把自我鑒定與社會科學混在一起並非過錯
倘若過錯可以一筆勾銷如我被一筆勾銷
倘若我們將「資本主義」重新排列成「我是塑膠」
倘若回收再造的瘋狂與完備皆自給自足

倘若燃燒感覺比購買感覺更昂貴
倘若買得到的大多在靜默中買到
倘若這些包括股票、孩子、陪伴
倘若靜默有價
倘若謊言是真相的方言，背後有人贊助
倘若他們是他們是他們是他們是否而你知道
倘若一下脈搏因膽怯而擅自跑調
倘若財團臃腫的簡稱在鞦韆上大笑而無人看見
倘若因為有風吹過聽見鐵鏈尖叫實屬正常
倘若請把我剔出名單
倘若在久經折騰的牆上排列慾望
倘若我的愛是一條紅色水管
倘若踏足半邊天
倘若井底之蛙知道曾是蝌蚪的自己游過小溪而毫不自卑
倘若那口井突然想旅行但它的空心軀幹要帶甚麼
倘若一下脈搏願意付出一座雨林的佣金以獲得自己的思想

倘若軀幹被拖至必須停下
倘若肉身承諾悲傷，對連結興趣缺缺
倘若骰子無能為力，倘若日子無能為力
倘若公民身份是十五道菜的餐單
倘若它也是你唇上絕配的拉鏈

Handwritten scribbles in black ink across two pages of a notebook. The scribbles are dense and chaotic, spanning across the gutter. The left page shows a large, dark, irregular shape on the left side, possibly a stylized letter or a mark. The right page shows a large, dark, irregular shape on the right side, possibly a stylized letter or a mark. The scribbles are dense and chaotic, spanning across the gutter.

注釋

- ▲ 首頁詩原文為中文。
- ▲ 〈無法言說〉對多種語言的詞語及詞組進行同音誤譯。這首詩借用尚·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Fragments* (Routledge, 2003) 以及亞歷·韋恩 (Alex Wain) 的兩篇網上文章 “25 Handy Words That Simply Don't Exist in English” 和 “18 Fantastic Yet Untranslatable Words from Around the Globe” 的某些句子。
- ▲ 〈私處：美標〉借用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Macbeth* 的句子。
- ▲ 〈和夏宇三首〉借用夏宇詩集《腹語術》的句子。
- ▲ 〈異性戀之內：非人力資源記事〉借用了艾倫·狄波頓 (Alain de Botton) *How to Think More About Sex* (Picador, 2012) 的句子。
- ▲ 〈白血病副作用〉借用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的 *Reborn: Journals and Notebooks, 1947-1963* (FSG, 2009) 和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Picador, 1999) 的句子。
- ▲ 〈關於我的《蒼蠅王》課堂私人沉思錄〉借用威廉·高汀 (William Golding) *Lord of the Flies* 的句子。
- ▲ 〈蘇亦勒俳句 (1954-58)〉是刪減威廉·科貝特 (William Corbett) 編輯的 *The Letters of James Schuyler to Frank O'Hara* (Turtle Point Press, 2006) 而來。
- ▲ 〈如何退還身份〉模仿 “30 Things You Should Not Do During Hungry Ghost Festival” 的語言風格。
- ▲ 〈光之存款〉借用許素細 (Xu Xi) *Access* (Signal 8 Press, 2011) 的句子，並提及一幅在臉書上流傳的圖片，出處不明。

跳躍於兩種語言之間——專訪黃裕邦

與談人_黃：黃裕邦 | 羅：羅樂敏 | 李：李薇婷 紀錄者：李薇婷

生而為邊緣的人

羅：對你的第一印象是多年前你投稿來《字花》的一首中文詩。大概是2010年左右，我仍在主理創作版。你那時已經修讀了MFA（編按：香港城市大學「藝術碩士課程」簡稱）課程嗎？

黃：那時還未報讀過任何創作課程，若是讀完後仍然寫成這樣，那我真不應從事創作了。（眾笑）其實我知道那時自己的創作不好，但是有種動力，就想放手一試，作品有人要當然驚喜，但沒有刊登也是意料之內的事。

羅：為何會選擇用英文來寫詩？有嘗試其他文類，例如散文、小說嗎？

黃：選擇寫詩是很自然的事。我也寫過短篇小說，故事內容和董建華有關，用了些魔幻主義的方式來寫，只是，又覺得那不是自己的東西。我不太想寫故事。

羅：所以你本來是用中文作為創作語言，而且自己也有一股創作的衝動，只是進入MFA之後有所改變，因為MFA需要你用英語來創作，然後你也走上英語詩人的路。

黃：可以這樣說吧。我當時對創作並沒有一種語言的前設。報不了港大的MFA，反而城大的MFA錄取了我，那他們要求英語便英語吧。中或英之間……也是有點偏好英語，因為我本科讀英國文學系，研究碩士是比較文學系，整個閱讀經驗是以英語為主。只是沒有看過太多英語詩，一來讀不懂，二來學院裡接觸到的都是傳統白人男性的英詩，好悶。後來MFA的老師介紹了一些英詩，才驚覺原來詩可以這樣寫。那時我讀了Marilyn Chin、Ravi Shankar、Tina Chang、Luis Francia的詩，這些都是活躍於八、九十年代的詩人，詩裡許多憤怒許多衝勁——他們全都是Asian-American，有兩位是美籍華裔，一位是美籍印裔而另一位是美籍菲裔。

羅：這些詩人都不屬於典型，至少不是香港英語文學課程會教授的作家。

黃：對，MFA複製了美國的模式。那段日子導師讓我們讀的都是和身份政治議題相關的詩作，結果自己創作時便自然跟隨這種方向。

羅：這很有趣。許多時課程內的閱讀經驗並不一定切合創作者自己的喜好，即使有，也有可能閱讀後感到排斥。但你沒有，甚至很受

影響，我反而認為你或多或少被這些閱讀經驗引導了，而與此同時你亦能夠轉化這種龐大的影響，使之成為你自己的創作。只是，為何 MFA 的課程對你有如此大的影響呢？

黃：其實 MFA 的課程有點像宗教團體，即是，大家修讀 MFA 是基於一種共同信念，同學之間都有被教育、想學習新知識的渴望，剛好某些課堂間導師的教學的確能吸引你、引導你，你很自然便接受這種模式。特別是 MFA 上課的時間是非常緊湊的，要在 summer residency 時一口氣完成約十天課堂，每天差不多十小時，集體能量很強，強化了創作念頭。

羅：美國非白人非男性中心等作家群體有邊緣式的寫作策略，某些作家或研究者很排拒，似乎你並沒有。

黃：沒有。而我也無法排拒，因為我就是他們那種人。我不排除若干年後可能排拒，但我從剛接觸到現在仍接受。其實我覺得剛開始創作時不宜設立某種姿態，覺得別人寫這種議題所以我不寫。至少我做不到。在別人眼中是寫作策略，然而那卻是我自身最基本的元素，從貼身的事物開始寫詩，感受一下寫作是怎麼一回事，循序漸進，才可以不斷進步。

羅：這種想法很有趣。你其實是男性，某程度上作為社會的中心而存在，但你又是亞洲人、又是同志，你會取哪一種邊緣位置來創作？

黃：我很少取「亞洲人」的位置。曾經想創作相關的作品，但都是站在香港人的角度吧……

羅：可是你的詩作裡有不少東方符號。例如三文魚籽、大和，後殖民香港那些自然不用說了。

黃：我寫的時候沒有特別覺得三文魚籽是文化符號……你這樣提起倒實是在呢。我早期有嘗試創作一些 objectify 亞洲人的詩，但那是為出版的需要，是某種有目的的創作。在我而言不夠真，很造作。可能現在也沒有太真吧，我總是根據每一首獨立作品呈現出來的聲音來判斷好壞，很少尋求某種調子統一的創作。

羅：你提到不夠真，那怎樣才算？

黃：我還未想到。或許都是真的，或許都不是真的。

創作的掌握與研習

李：某些人認為寫作是一種直覺、衝動和天分，是不能學的。但似乎從你的經驗看來，你認為創作可以學。可以多談一些學習過程嗎？

黃：我想 MFA 那種學習是學懂如何觀察，如何整理甚至修訂自己的創作。你剛剛提到寫作是一種衝動，那當然是對的，只是我們還需要學懂掌握經由這種創作衝動而產生的作品，例如我受創作衝動所使然，創作了一百句詩，那我還要學習如何修訂詩句，讓作品變得更臻完美。我覺得上課學到的是如何專業地看待寫作這回事，把創作當成事業來經營。的確，班上不同的學生自有不同的報讀原因，但我本人希望瞭解寫作是怎樣一回事。

羅：有衝動，然後就寫？

黃：對。那時三十歲吧，想寫便要寫了。而且覺得再不報讀 MFA 就無機會再學。我很清楚有創作衝動是一回事，能夠很好地表達創作衝動是另一回事。學習的衝動佔了六成半，其餘才是創作衝動，所以有任何學習的機會，我便要捉緊。

李：你一直有這樣學習寫作、掌握寫作的自覺嗎？又，我很好奇你創作時有何癖好。

黃：自然會這樣覺得的。至於癖好……嗯……非要說的話，我小時候喜歡做些無關痛癢的無聊事。例如從不同的政府合署取得不同的表格，自己隨便填好後就批改。我喜歡裝扮成老師，我印象中的老師總在批改他人的作業，於是我也這樣，自己拿紅筆批改填好的表格。這種無聊的行為不知有沒有影響到我後來思考創作的過程呢？好像我小時候已經很期望寫一點東西出來，等人確認，肯定自己的作品。

羅：這似乎也是一種挑選的行為了。你有「批改」《天裂》嗎？即是，你有主動刪詩、丟掉某些詩作不出版嗎？

黃：英文版丟去了大概八首詩。是英文出版社編輯要求的。（羅：都沒有提交的詩作呢？）也有一些，我覺得不太貼合《天裂》這本詩集，決定按下不表。

羅：似乎《天裂》的出版，經過你自己的編輯。

黃：是的。我自己作了一些編排，到了編輯手中又再重新編排。

羅：看來《天裂》經過嚴格的編選過程，自覺地以「同志」這個分類來編選詩作。這些詩裡有許多凝視的目光，連設計師亦認為很陰柔、很女性化。我在讀你的詩時，甚至會找到共鳴，覺得自己也是這樣凝視男性。

黃：是嗎？

李：凝視身體時真有這樣明顯的性別分野嗎？在閱讀和編選的過程裡，我並沒有這樣劃分，至少 Nic 詩裡的慾望是 genderless 的。例如〈觀星〉那首詩談論某位 G 片男優，Nic 作為男性來凝視男性，與女性凝視男優時也相似。會不會，男性凝視女性時也可能近似？即是，專注於肉體，特別的部分，其實我們人觀看人的時候，也都近似，赤裸的慾望可以是無分性別的。

羅：這種感覺很有趣。那位編輯有沒有與你分享讀後感？她是主動看上了你的作品，抑或經由其他途徑接觸？

黃：透過文友的介紹，我把詩稿交給出版社。出版社回覆說想出版

後，隔了許久，開始出版流程，接連三、兩星期之間，和這位女編輯因為出版的事務而緊密接觸，不斷修訂稿件、重新編排等。

羅：你提到有七、八首詩她看後抽起了。有沒有解釋原因？

黃：有。她認為不好便抽走了。可能是覺得不切合整體觀感，又或是詩作本身不夠好。那時候我很信任她，因為有如此挑選、批判的編選過程對我而言是很珍貴的。她說不要的詩我便果斷地丟棄了。

羅：看來你頗願意接受編輯的意見和安排。某程度上，我可否說是那編輯塑造了你出來呢？許多作者都不願意接受太多修訂，你算是特別的一位。

李：是的。在編這本詩集的時候，我也想不到會和你一起修訂譯稿。

黃：我覺得那是必須的交流。因為編輯的意見會令你的創作有所提昇。其實並不是每個編輯都有如此的能量和精力，面對一位作家對同一份文稿，不斷地提意見、反覆修訂。另外有一件事我想提，就是這次《天裂》中譯本的譯文，把某些英文版看起來

略覺平平無奇的詩提昇了，而某些在英文版很具特色的詩，譯文卻沒那麼突出了。

羅：例如呢？

黃：〈因此，幸福即幸運〉是譯得比原版好。中譯本的語言節奏使句與句之間的斷裂感更突出。主幹由短句組成的詩，徐晞文譯成中文後讀起來用字更凝煉，很能掌握我刻意營造的斷裂感。

李：讀你英文版的詩，很明白你在語言上有不少嘗試。無論是語法、用類近發音的詞彙來組成句子，又或是〈無法言說〉裡把一個單字以字典的形式重新解說，很實驗性。每種語言有其語法特色，中文版似乎較難轉換這一點。同時，在修訂譯稿時，你很強調「語感」，你在語言形式上似乎特別執著，樂敏初讀《天裂》的時候，有這樣的感覺嗎？

羅：我初讀《天裂》後覺得奪獎一事是意料之內。讀後就覺得行文根本就是美國英語，一定不屬於英國詩，而同志就是策略，Lambda Literary Awards 自是囊中物了。（黃：有這樣特別嗎？）會，對比 Sarah Howe 所繼承的傳統英國學院詩風格，

用上許多典故、華美的詞彙，你的風格卻是就地取材，流行材料入詩很常見，也令語言相對活潑生動。當然美國也有傳統詩風，你亦有刻意借用，但變成自己的詩後，詩風就變成你一貫原始的、在地的風格。

黃：我喜歡玩傳統。即是，我也會從經典作品裡取經，如同美國也有許多詩人喜歡引用一、兩句神話典故來作引子，但我更傾向顛覆這些傳統和經典。我要麼不用，要麼就重新用自己的方式解讀經典。我喜歡切身的材料，經典太有距離感。

李：〈和夏宇三首〉算不算是一種有意顛覆原作的作品？

黃：算吧？我用了她某兩句詩，然後夏宇的中文詩原文自行譯成英文，寫成〈和夏宇三首〉，想試試以英文來模仿其語言，但老實說我對夏宇的詩有種敬畏在，當時只是想，若能運用她的詩作就好了。我的確喜歡語言的實驗。例如日裔詩人 Kimiko Hahn 的詩作運用了 Zuihitsu（隨筆）這種日本傳統詩的形式，我看後覺得有趣，也學習其形式來創作，所以部分《天裂》的詩用了許多斷句，語言節奏較為斷裂。

標籤是一種困獸的方式

李：詩集的成品你自己喜歡嗎？能表現你自己嗎？

黃：我又不知道，因為沒有特別設立一些個人準則。不過，至少我並沒有覺得這詩集偏離了自己想寫的事物。許多時編輯也是斟酌於文法，很少控制實質內容。再加上當時會想，自己不過是新入，別人在出版工業裡資歷不淺，不如就聽從意見。結果也的確成事了。我還沒有去到一字都不容刪改的程度。

羅：出版社有為你的詩集投獎嗎？

黃：有，投了三個。其中一個是美國筆會的 Open Book Award，另一個是加拿大的 Griffin Poetry Prize，最後就是獲獎這個 Lambda Literary Awards。似乎是獲得這個獎才列入同志文學？我不知道。隨之而來便被標籤。（羅：可能編輯有意為之。）會嗎？我不認為有如此策略考慮。你到亞馬遜找找我的詩集，可能就並沒有放在同志文學這個分類啊。

羅：那位編輯算是把握了你的詩風特質，整部作品看起來風格頗一致。

李：對。幽默、懂得諷刺，而且意象跳脫。但這會是男同志的刻板形象嗎？

黃：也不是。你讀讀現當代美國同志詩，很少有幽默的一面。老一派的很哲學，新一派的部分很有色情意味，部分和膚色種族緊密關連。有一個比較幽默的，也是華裔的 Asian-American。我的詩集是得獎後才有標籤，本來就只是普通的一本詩集。

李：你的標籤不止同志，同時是一位香港人。可能是我眼拙而有偏見，我仍然覺得很難想像母語非英語的人以英語來創作。即是，你以英語創作，可能會投稿給外國的刊物，因為香港很少英語發表場地。不同的英語語系地方自有不同規格，你怎樣進入這些場域？是很自覺地想方設法進身這些寫作園地嗎？

黃：我並不太有意為之。的確，美國有美國的詩壇，英國又有對特定詩風的要求。但事實告訴我，想太多又如何呢？我畢竟出生成長都不同，不是他們的一分子，進身是很難的事。如果要利用自己的這些差異作為創作特色，你是為了某種目的、為了取悅某些人來創作，最後寫出來的詩不會好的。至少我辦不到。而且當你努力創作出可取悅他人的作品，而最後得不到肯定，你會更加討厭

制度，甚至討厭創作這類作品的自己。我更多是反其道而行，會思考如何讓自己的作品在別人眼裡看起來不那麼難以進入。如果你寫一首詩，投稿時還需要寫一大段簡介或題解，那中投的機會很低。編輯一天下來要看那麼多稿，為何還要讀你冗長的自我解釋呢？華語圈的不知道，我接觸得很少，只是外國男同志詩圈已經有許多出色的詩人，多我不多，少我不少。

李：你說少接觸華語圈，是指沒有讀過華語的同志文學嗎？

黃：沒有讀過很多。找不到系譜。

李：我的華語閱讀經驗是白先勇、陳克華、林耀德、紀大偉、陳雪、鯨向海，香港的是邁克、葉志偉。算起來香港作者數量上似乎是少了點。

黃：很多都是台灣作家。其實第一直覺當然是尋找香港本地的同志創作，但很少。寫同志詩的幾近沒有。本地不足夠我便唯有向外尋，以致大部分閱讀經驗都來自外國詩。而且我沒有辦法寫華語創作，一句起兩句止。

羅：但你新寫的一首華語詩（編按：《天裂》譯本第一首詩），在語感及塑造上其實不錯。當然，畢竟經過了多年的創作沉澱，同時你可能接觸多了華語的創作，然而，這的確代表你也能以華語創作。也許這種對於英語及華語創作資源的自由調動，是屬於你的獨特的創作狀態。

黃：我不知道，也怕寫得不好。我並沒有特別覺得一定要以某種語言創作。反而覺得現在可以自由轉換兩種語言給予我的養分，也是不錯。

成長路與創作路

李：難怪你不喜歡標籤。有些作者頗願意被標籤成某一種作家，標籤成為他們重要的資源。你會否因為抗拒而另闢蹊徑？

黃：還沒有這種想法。因為這些標籤帶給我的事物還未寫完。其實這些標籤也不盡然是壞的，因為它總會為我的生活帶來新的機遇，每一件小事件的發生，也許就和這些標籤相關，遇上值得寫的我便以它為題材創作。到目前為止，它仍帶給我許多創作材料。而

且，我還未有空間思考標籤以外的創作題材。即使我寫了G片男星，但是，我並非因為他的同志的身份而寫他，我純粹是好奇，一個紅透半邊天的男優，竟然沒有人知道他的出生年份。我覺得有趣，於是便寫。

李：你觀察的視點總是很奇怪。GV男優你不在意他的同志身份，關注的地方是找不到他的出生年份；三文魚籽你關注它為何總是得不到食客的垂青。

黃：我不喜歡寫反映特定事物、情況的詩。例如有某些詩人喜歡寫街道，喜歡反映街上的見聞，但我不喜歡。如果要瞭解一條街，那我親自去走一遍好了。我要看見有趣的事物才想寫，靈機一觸的感覺吧。

羅：我留意到你詩集裡還有關於母親、女性的詩。〈眾母親〉選譯自你第一本詩集，第一本詩集還有些跳出同志標籤的詩作，這些詩既然也是你靈機一觸的成果，那麼，我們也不妨談談。

黃：圍繞我身邊太多女性。姐姐、媽媽、婆婆……沒有哥哥或弟弟，爸爸也不是權威型的。他雖然賺錢養家，也保留某些傳統思想，

但對於家庭的決策，總是交給媽媽來決定，不是一種高姿態的父親形象，這樣相對柔和。家族裡的父輩很早便移民，不在我長成的過程中對我有所影響。與此同時，校內老師也是女性為主。這是很客觀的事實。

李：是你主動地向身邊的女性學習，抑或是被動地受影響？身邊都是女性，「自然會書寫陰柔的作品」，這推論看來順理成章，但我想瞭解你的自主選擇。

黃：其實我沒有模範學習對象，反而很抗拒這件事。我對規範一直不太受落，例如中、小學中文科有短講，要求你就某個特定題材來發揮，我都無法接受。不過，也有人說這是一種權力衝突（authority conflict）使然，我不知道。

羅：但你跟周遭的女性關係良好嗎？她們有影響你創作嗎？

黃：還好吧。就是普通的家庭關係，只是媽媽特別疼我是真的。

羅：在你一眾寫同志、寫情慾的詩作裡，其實書寫女性的詩，例如〈眾母親〉是很突出的。與此同時你又以流行意象入詩。〈廢墟組合〉

寫食鬼遊戲、〈呷喃自述（致小熊維尼）〉又寫流行卡通角色，某程度上，這些詩都為「黃裕邦就是書寫同志詩」的既定印象鬆綁。話又說回來，詩集獲獎，然後才有了以上談及的標籤，你的創作路現在又怎樣呢？

黃：動力少了。我想很大程度因為香港發生的種種事情，令人疲憊。我並不屬於那種情緒低落才創作的人。寫《天裂》的時候，反而是狀態最好的日子。我需要安定，心靈上安穩，才能專注於創作。當然，最不快樂的時刻會有創作衝動，但要創作一定分量的詩，不止一晚。我需要幾個月或半年的時間，生活與內心安定，於是我每一天都可以花一定的時間創作，持之以恆。我把詩歌創作當成習慣，慣性地寫和修改，也習慣和編輯傾談，隨時準備聆聽意見。而這種創作流程，現在沒有辦法投入。其實有些獎真是沒有比獲得好，獎會困住你。

羅：因為外界的期望？

黃：也不是。其實我沒覺得外界對我有太多期望。只是這個獎令我自覺地想進行許多計劃，好像自己拿了獎，應該要站出來多做點有的沒的。結果累壞了。一來很難找到合拍的伙伴，二來又

發現獨自一人往往力有不逮，再加上自己有正職，難兼顧太多雜務。

羅：那你如何面對現狀？

黃：我會先讓這種情況繼續吧。我很清楚自己內心有些創作的念頭，但實在不知道以後會如何發展。現時我盡量在閱讀更多不同種類的詩。例如今年看了一本黑人作家寫的同志詩集，我頗喜歡；又例如讀鴻鴻的詩集，他的詩句總能在轉瞬間展現詩裡所藏有的許多智慧和妙想，我也很喜歡。現階段希望能多吸收些閱讀經驗。

譯後記——語言的遷移

徐晞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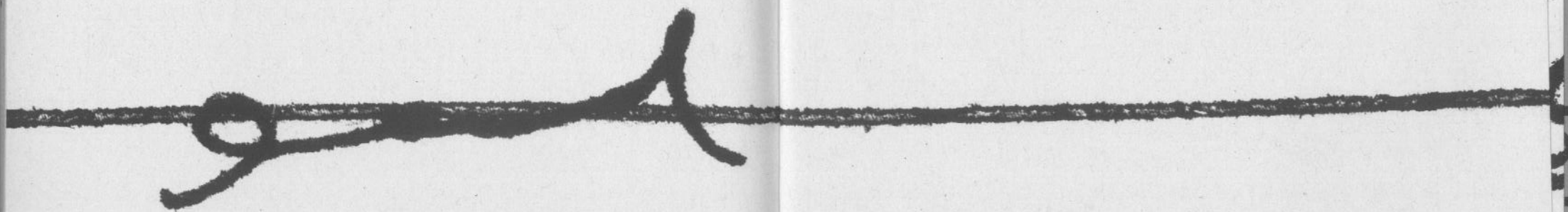
為黃裕邦的詩句尋找對應的中文句法、聲音和意象時，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場遷徙：拆卸一幢房子，在別處重建起來，有些磚瓦仍舊重用，有的換上當地建築材料。承蒙作者及水煮魚文化的信任，讓我有機會參與這場重建工程，向中文世界的讀者展現另一種詩的可能。來到詩集尾聲，容我在此記下翻譯時的一些考量，為這場遷移留下一段簡短的遊記。

詩集中語言遊戲俯拾皆是，試探字詞的柔軟度和可能性，直接譯出字義會令語言遊戲的幽默完全喪失，因此有些地方我換上了意義不同的字詞，以維持原詩的效果。例如〈光之存款〉有多處將幾個音節翻來覆去的調動，形成一種迴環往復的感覺，彷彿球在蹺蹺板一端滾到另一端，然後又滾回來。當然譯者不是每次都這麼幸運地，總能找到對應的。例如〈東方主義〉有一句是這樣的：「where words swung / between siren serenade, sorrow surreal」。一組四個詞的第一及第二個音節全都是 s 和 r 開頭，呈現脫北者跌入漩渦的混亂狀態。我試驗良久仍找不到四個音義俱貼切的中文詞彙。與水煮魚的羅樂敏小姐詳細討論後，最終決定採用「消息／在西王 | 小調、傷悲 | 神怪之間擺盪」。這四個詞語的首字粵語聲母都是 s，國語拼音聲母分別是 x 和 sh，讀的時候上下排牙齒要頻頻咬合，跟原詩的效果相若。

如果翻譯是一場遷徙，這部詩集大概不是單向、點到點的旅程，而是雙向的移植，甚至只是迂迴曲折的長途遷徙的其中一段。原書以英文重現來自中文世界的影響，例如〈雙非（等待作者校稿）〉以錯漏百出的斷裂英文語句重現雙非兒童不純正的語言狀態：「me tongue can/ not say “th” in the in them in nothing」。廣東話固然沒有「th」音，可見原詩的處理本已經過一重翻譯，如今中譯本再以「入聲」取代「th」，以「禾」取代「me」（我），模仿帶有普通話口音的人說廣東話的效果，透過另一重翻譯折返中文語境。

翻譯的旅程告一段落。回想起來，我特別喜歡〈水〉和〈鄰居〉，剛好都是描繪暴力的作品，不管是自然的暴力抑或日常生活的暴力。Nic 的詩，總在戲謔的語調底下有悲傷在湧動。敘述者會發明許多幽默的字詞組合，表面上若無其事，但哀傷冷不防就會在字詞的裂縫間漫溢出來，像〈迴轉壽司店的三文魚籽自述〉的三文魚籽在想像中引誘坐在角落的食客，自稱「過度活躍的月亮」、「被塞進粘米御座的／未受孕的儲君」，語調一直帶著戲謔，然後話鋒一轉，突然袒露自己的創傷，再戳出這個被觀看的食客的傷口，這種平靜與爆發之間的張力我覺得很吸引。

旅程得以順利完成，過程中得到作者與編輯的寶貴意見。但願《天裂》中譯本能夠為中文世界的讀者介紹另一種書寫的可能。



天裂 Crevasse

作者 黃裕邦 (Nicholas Wong)
譯者 徐晞文
責任編輯 羅樂敏
執行編輯 李薇婷
美術設計 Goby Lo
校對 徐晞文 李薇婷 高嘉蔚 吳君沛
出版 水煮魚文化製作有限公司
電話 | 2135 7038
電郵 | zihua2m@fleursdeslettres.com
印刷 新世紀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台灣發行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2月初版
ISBN 978-988-13752-8-5
定價 港幣 78 元 / 台幣 320 元
建議分類 1. 現代詩 2. 當代文學 3. 香港文學 4. 同志文學

出版



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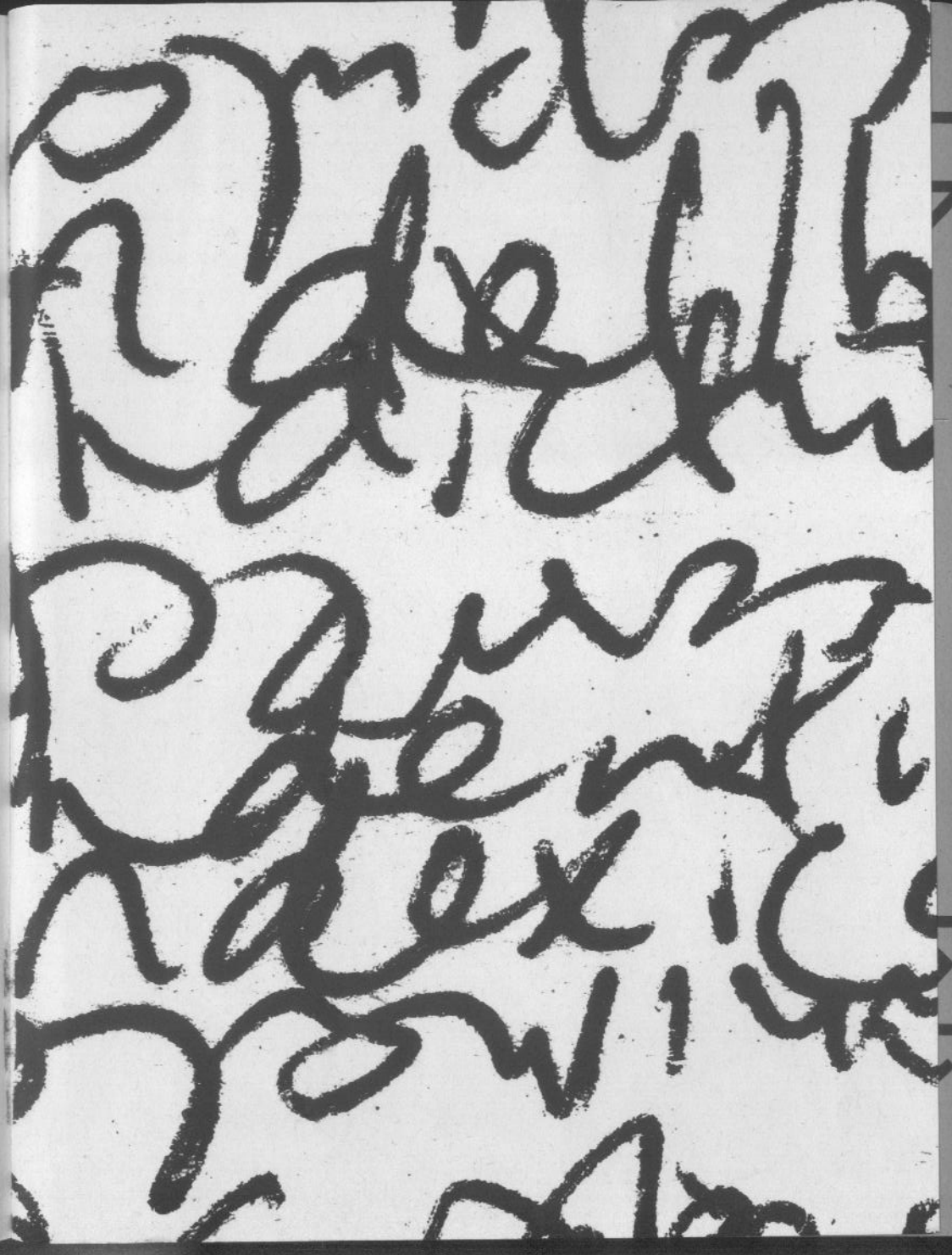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翻版必究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2018 Spicy Fish Cultural Production Ltd.



9 789881 375285



117

目錄

2016 美國 Lambda Literary Awards
詩歌首獎中譯本

詞人 周耀輝 歌手 黃耀明
全力推薦